棗林雜俎

棗林雜俎序

膠東高弘圖撰

談子孺木有書癖其在記室見載籍相餉輒色然喜或書至佷誕亦過目始釋故多所採摭時於坐聆塗聽稍可涉筆者無一輕寘也銖而積寸而累故稱雜焉其義自大易雜卦始予嘗手其書而悲之以彼其勤脫佐鄴侯之側游茂先之旁漁獵羣秘領畧要眇何至覩書於市有目不得下有舌不敢吐乎哉今雖偏載瑣述未適於用而食蒼溢鮮筆飽墨瑩識說林之發弧也惜天限孺木朝不謀夕足跡未及燕而今已矣三輔黃圖之感東京夢華之思孺木即有意乎亦安所措翰也悲夫時崇禎甲申九月既望題於白門公署

舊藁二序高相國序後為原增定本傳寫刊之勤不出半雲山為郡留之襄吳徂向秀歲因錄原序於目錄其末

題棗林雜俎

吾鄉處張盧喬於帖括河東三篋既無亡書茂先連乘兼少載籍性忽忽善忘偶聆一事擊節私快適額紙未及隨旬日之內不復全憶間追憶從事所佚多矣今特輶軒之下材痴詮之餘嚼也說部充棟錯事見采事易蕪采易鑿舍其舊而新是圖又任目者憑於好惡任耳者失於浮浪也竊深戒之自數年來捉鉛握槧積若干卷食之無肉棄之有味雖在雞肋猶為貴之矣系以棗林何也吾上世以宋靖康之難自汴徙於杭者四傳德祐末避兵徙鹽官之棗林今未四百禩人並於德祐吾旦暮之人也安所避哉求桃源而無從庶以棗林老耳書從地不忘本也

棗林雜俎 智集

逸典

錢爐

照略官

衛所遙轄

賀節

夜鈴

品官酒具

鳳陽興福宮

占籍

太廟銀葉

孔子像

信世子

課栽桑棗

屯田

吏卒支給

戶口婦女

詔勑筒

總兵體統

御史首道

瓜哇移文

官儺

不禁服內生子

朔望行香

木鐸老人

昭示奸黨錄

大臣除伍
蜀卿聲炮
典史進俸級
大宗伯不躐翰林
召尼沮篤
單運
南京貢船
松江布
南京左侍郎
大臣馳贈革職官
兩宮三殿災
皇店

不奪功臣宅
學憲兼民事
孝子孫肩王相
高鏊
景帝墳園
江南民運
上林苑
教官考績入京
浙東銀冶
閣臣賜蟒服
皇莊
教諭李堂

教職左遷
富春謡
楊循吉
御容藏殿
大司馬起復
御駟
嘲邊
青田
李偉
少宰被杖
長昂射子
宸翰

提學官疏薦人才蔭官
省掾何麟
蔡鼎
勳位
鷹犬蟲蟻歲給
貢象尾
金甌再卜
肩隨駕監生
詰惠山神文
緬酋詭貢
朱國祚
太廟羊角燈

堂餼折價

何相國市德

袁崇煥

萬仞宮牆

詞林題補

六曹章奏

内臣帶

泄旨罷相

祐聖觀開剏

生日移賀

貢士騎射

黃道周

移抄

烏程長洲之隙

鄭鄤

税監

周延儒

磨碑

揭長安門

朱萬年

過周謀

鄭以偉

鹺司新例

張春

棗林雜俎　智集

鹽官談遷孺木著

逸典

朱家巷

句容西門外二十里通德鄉曰朱家巷　本朝之先澤係焉今句容令楊儁卿勒石道上云疑冢平坡斥行不見邱壟人稱卧龍岡也嘉靖時邑人副都御史王暐言其遺跡下南京禮部閻實侍郎崔銑視其地蕪僅櫟木一多枝云龍爪樹西北土地廟石爐鐫朱慶朱安社等字餘無可質今廟樹俱墟意當時一大聚落故云巷易代而後直馳道耳發祥埋玉疇能辨之　太祖不復見非無見也

句容朱家巷祖陵　太祖初命成山伯李新開河於此便運尋以地脈罷其役見焦澹園集

疑像

太祖好微行察外事微行恐人識其貌所賜諸王侯御容一蓋疑像也真幅藏之太廟

石農器

中都太平鄉之孤村　太祖家舊趾今石農器存

保越錄

張士信保越錄孟守紹興拒官兵全城事出越人筆詞多指斥云紅寇山陰祁彪佳有其書常𦂳錢謙益錄之改帝號非復舊本

汪清木首

太祖妙二曹國長公主適李貞太原長公主適汪清清從征陳氏戰沒葬盱眙縣西八十里牧羊山刻木首殉之饗堂柱帖帝乙聯婚成里思波流世澤鄱陽取捷康山廟祀報奇勳爲國捐軀千載忠魂扶社稷相

夫妻贊萬年義塚壯山河

避諱

江陰李　戒菴漫筆載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年想國初惡勝國之號故民間相習如此　按避御諱元字如六科原士之類戒菴誤矣

二家遺裔

沔陽柯氏馬氏陳友諒遺裔也改姓與部曲談王吳三家遺居興國大冶瑞昌界上族指蕃獷崇禎壬午　登鄉榜

張士誠遺裔爲章壬李氏初敗時乳母攜幼子而逃冒李姓

祭糧田

盱眙楊王貴置灑埽人三戶祭田四十畝又欽賞三百餘石在滁州免徭役正德間會典作二百餘石招納投附至二萬餘丁免糧約三萬餘

右則會典失於深攷 盱眙縣志

鉄券

銕券國公式二高一尺博尺有六寸五分次高九寸五分博尺有六寸侯式三高九寸博尺有五寸五分次高八寸五分博同上又次高八寸博尺有四寸五分伯式二高七寸五分博尺有三寸五分次高六寸五分博尺有二寸五分

曹國公李文忠二券舊券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制新券繫次年其文大同小異

中山侯湯和券文載毘陵文忠事其誥曰雲龍之喻在昔所稱造化兩間鬱為霖雨朕起草萊將多梓里爾和英邁勢若熊虎自定居江北以爾守毘陵吳儂狡銳爾獨當之九天九地示戒叵測惟爾之固吾圉也其闖越山陜盡入版圖爾惟多勳是用授爾列於通侯以免永世於戲

秉忠効力千載一會宜爾勤勞訓及子孫惟爾念之

下操牌

高皇后助　太祖叔業有牌視晴雨下操夜嘗張置庭中聞雨聲即牌止操嘗驟雨急衣出付閽者今置藏內守備廳

齋宮寢具

南郊齋宮藏　太祖黃綾被紅布茵莞席蒲鞵　明制宿齋進銅人執牙簡書致齋日數於簡上以諭百官

戶帖式

洪武三年十一月辛亥給民戶帖以戶部半印勘合令有司各戶比對不合者遣戍隱匿者斬男女田宅牛畜備載其後戶部尚書鄧德左侍郎程進試侍郎某郎中某員外郎某主事某各押名人本州縣正從官知印吏亦押名部官押名俱刻本州縣押名細書帖不滿二尺偶閱密

縣志具戶帖式於左

一戶傅本七口開封府鈞州密縣民洪武三年入籍原係包信縣人民

男子三口成丁二口（本身五十二歲　男丑兒二十歲）不成丁一口（次男小棒槌一歲）婦女四口大二口（妻四十二歲　男婦二十三歲）小二口（女剃奴十三歲　次女昭德九歲）事產（民屋三間　南北山地二頃）

右戶帖付傅本收執准此

寧國知府盧陵陳灌作戶帖以定版籍民甚德之後以其法詔行天下

寧國府志

內官勅封

國初內使監令等官皆給勅命貤封後革

功臣廟

南京開國功臣廟六王像皆冕旒居上侯伯蟬冠簪纓列左右屬以句闕

國功臣廟常過春廟像爲紗絳袍

社稷壇

社稷壇陪祭行禮南嚮餘祭北嚮

官銜

文臣官銜支俸勳戚官銜不支俸

本縣官師

仙居縣志洪武四年邑人任繼先除仙居知縣洪令嚴峻縣民畏之六年歸隱於下黄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兼明呂丈焜俱本縣人

教官國初多郡縣辟舉不盡繇銓選試職三年有功方實領授

縣令並僉

永樂間淤水知縣章聰趙美並僉王翔王用陳錦並僉李貴趙倫並僉

淤水縣志按國初六部尚書並僉其縣令僅見淤水志或他邑或他官

亦有之第掌故久佚矣

後湖冊

南京太平門外玄武湖中洲貯天下黃冊鼠齧衣不嚙冊每歲冊發其下多鼠伏死

食鹽

官吏食鹽每人十二斤市民六斤納鈔一貫鄉民人二斤二兩五錢每斤納米四升三合二勺二抄五撮景泰中官納至三十口吏至十五口成化二年定官十五口吏七口為率又永樂二年大口鈔十二貫小口六貫蓋以鹽給民故徵鈔今官不給鹽而鈔徵如故其弊不知所始南唐昇元初賦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授鹽二斤曰鹽米元宗交泰初淮甸鹽場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南唐偏安何足論而全盛如今日何流弊至不復問也

平涼府志曰平涼食鹽鈔銀其始也因官有鹽以市民披籍計口取其直而里長公具牛車輸之里中仍計口給鹽是官受鹽而民資食也上下相資非弊利也上自王府下及官吏貧民皆有食鹽無復買鹽於商者而官復召商中鹽商將何所賣之緣弘治以後雖計口收鈔惟王府及達官支鹽而司府吏民皆莫或運支第市商鹽而食故民虛納銀於官復市鹽於商官收倍利民獲二害其鈔銀乃以給宗室折俸今百官折俸例皆虛名未有實支而宗室復得鈔銀以折俸往往知其弊亦莫肯實輸鈔銀而宗室折俸亦不冀其必得也姑以文符市諸奸得估五之一焉所獲亦甚微估符者必下所司嚴徵於民與奸軌之民各分其重困黎民而利斯人予不知其何說也 趙時春

浙鹽每引四百斤官給工本鈔每引二貫五百文故稱鹽鈔當時法嚴鈔貴竈丁得利後鈔法不行灶得鈔無所用煎鹽窮苦因利納銀告擧

水鄉灶戶水鄉灶戶初制募民為竈准免一死故富民爭買灶籍實非灶也兩淮鹽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長蘆鹽凡近海俱鹽坑築灘如治畦疇次而下其旁為大塹潮上則塹塹皆平潮退挹水注上畦中風之日之又注一畦風之日之又注如初投以石蓮立而不仆則水氣盡鹵醎如鉛東北風至水上凝鹽如雪花雨則鹽減鹽粒大而甘 孫廷銓

河東解鹽鹽池但候南風凝結不假人力

四川鹽井提舉司洪武間鹽井二百七十八額課一千六百零五萬九千三十斤永樂十八年雲南商人汪浩言上流鹽井課少水多遣官於永通等九井擁出鹽七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斤列之正額名曰新增鹽上流通海擁出鹽五十萬八千九百九十一斤補入額數從提舉顏訥發之名曰埋沒鹽二十二年福興等井戶別等小井並泚擁出鹽七

萬四千六十六斤名曰添辦鹽宣德間富義等井戶亦尋井開煎撥出鹽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斤名曰爭羡鹽景泰間戶部主事汪回顯復課新舊鹽井共一千二百八十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丁歲辦鹽八引每引二百斤歲額鹽二千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七百四十三斤五兩三錢貯鹽倉。井大者汲以革囊小者竹筒每鹹水一斛可得鹽十五斤 四川通志

錢爐

北平山東雲南各二十二爐山西四十爐浙江二十爐江西一百一十五爐廣西四川各十爐陝西三十九爐廣東十九爐

南京嘉靖間鑄錢其背或以金塗之名曰金背錢或火薰其背使黑民間曰火漆錢其雲南及寶源局先年純用銅錫不雜以鉛每文重一錢二分又車鏇其邊色黃質堅民間曰鏇邊後科臣建議革去車鏇止

用鑄對二座而工人復盜銅料其邊粗澁曰一條棍不異私鑄錢法遂壅

屯田

國初屯軍七操軍三屯軍每人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半稡歲徵穀五十石入屯倉每月徵穀二石歲支二十四石為家小糧三石二斗為種穀後以米四斗折穀一石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

南京屯制每軍額田五十畝歲輸十八石即以其租月給本軍一石計歲每軍餘米六石以餉城守之軍後憐屯耗令十二石存留自贍止納六石

寧國府志屯田正軍人給四十畝歲徵米六石

杭州府志總旗人十八畝糧二十四石小旗人十四畝糧二十石四斗軍人十二畝糧十八石正統元年減徵未併餘者總旗納十二石小旗

八石四斗併鎗者總旗六石小旗與軍同

嘉興府志總旗十八畝小旗十六畝軍十二畝各糧六石本折均平未併鎗總旗加辦六石小旗加辦二石四斗併鎗後各糧六石

福州府志洪武時軍稱舊屯永樂時軍稱新屯俱分給三十畝歲正租十二石給本軍餘糧十二石給守城軍士

平涼府志屯軍人百二十畝畝輸穀豆例一斗以五升給屯丁實輸止五升為銀二分而已遠者每石折銀四錢○又曰營田一項徵子粒糧六石按屯租贏縮不一因地制宜具見其略

南昌衛及饒州撫州千戶所屯田俱在池州

照略官

金華府志金華守禦千戶所洪武三年設正千戶一副千戶二百戶十其聽訟設鎮撫一以上皆世襲其幕僚初設照略一員後革改吏目

吏卒支給

衛所每月指揮僉事米四石八斗正千戶米三石二斗副千戶二石八斗百戶三石鎮撫二石四斗漕卒月支米八斗操備及諸雜差有妻者六斗否則四斗五升羸老者殘疾者三斗

衛所遙轄

鎮遠衛清浪衛偏橋衛五開衛銅鼓衛瞿塘衛俱在貴州境以湖廣都司遙領之如山西磁州守禦千戶所置在河南蒲州守禦千戶所置於山西

撫州衛屯田有在徽州新安衛屯田有在應天

戶口婦女

上海縣志戶口備載婦女洪武二十四年男子二十七萬八千八百七十四婦女二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九永樂十年男子十九萬九千七

百八十一婦女十七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其數相准至弘治十五年男子十七萬九千五百二十四婦女八萬一千二百九十七隆慶六年男子十五萬八千五百三十二婦女三萬四千四百三十五數不相准則今昔醇僞之殊也按各郡縣志戶口不載婦女特錄之

臨津縣志載戶口分男子成丁不成丁婦人大小

賀節

萬壽節元旦冬至諸節京省諸臣俱於進表日行全禮至日但行八拜禮不舞蹈不呼嵩此　太祖所親定後人不知俱再行禮南京則并出表日亦不行全禮隆慶中林退齋　署南都察院疏請禮部覆從之客座贅語

詔勅簡

外夷詔勅事發使臣上其簡禮部轉繳內府不得損壞

夜鈴

南京皇城巡夜金鈴百枚搖託即曙數之未嘗闕一

總兵體統

國初列侯總兵體極尊重有司伏謁如屬禮近內地守令妹於掌故甌欲鈞禮進退取衆

品官酒具

一二品官酒器俱黃金三品至五品銀壺金盞六品至九品俱銀餘人用甆漆木器按　太祖起民間習於節儉又深懲貪墨而定品官器具不為寒乞則所謂彬彬郁郁也正統三年品官房室絫貪污罷斥咎改折外餘許子孫居住

御史首道

御史聽選聽察首浙江道內計掌察則河南道蓋國初首下浙東先設

官洪武元年詔開封為北京亦其重也名勝志云北宋以河南為京畿道故寰宇記首列河南南宋以臨安為京畿道故紀勝要覽首列浙江我朝蓋兩沿宋制非也

鳳陽興福宮

洪武九年四月 上如鳳陽居皇城興福宮中都新志攷史不載

氐哇移文

氐哇移文嘗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自其立國始

占籍

民籍灶軍匠外儒籍商籍官籍先賢籍按崇禎丁丑科進士四川齒錄書儒籍同輩頗異之以祖父三世皆教職入蜀中習例也

天地壇壇戶天壽山種樹人戶宛平昌平墳戶光祿寺酒戶陵戶廟戶園戶氐戶菓戶米戶藕戶窯戶羊戶

官儺

歲十一月朔太平人奉部符直入應天府中道儺於南京

太廟銀葉

立春立冬日京尹進太廟銀葉

不禁服內生子

御製孝慈錄序有曰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牧東谷贅言

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　上不懌諭嚴嵩曰禮官得毋言乎嵩詢諸朝士皆莫敢對少詹事尹洞山　臺曰昌不舉孝慈錄序中不禁民間生子語乎嵩以其言對　上釋然

孔子像

唐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之洪武十四

年二月建太學自夫子以下各設神主數百年夷習乃革然外學仍如元人之舊嘉靖九年始撤像

朔望行香

洪武十七年勑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邑長以下詣學行香

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望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爇今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於此其後遂以朔望行香朱子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拈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拈香即出笏叩首而拜繇是言之則宋亦然矣但儀節與今不同今只行拜禮

澄海縣志東陽王嘉忠著

湯信贈世子

信國公湯和世子鼎早卒贈信世子葬鍾山勳舊同於潞墻

木鐸老人

木鐸老人國初專理本里事權併縣令縣令不法老人能詩之後為泛役胥徒等賤

課栽桑棗

洪武二十七年令百姓多栽桑棗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違者全家發遣充軍有司據實以報考績殿最係之今典史具成牘以備故事如蘇松常鎮不桑不棗歲報如例官課虛飾類此多矣

昭示奸黨錄

太祖誅胡丞相惟庸及其黨所案爰書曰昭示奸黨錄藍玉之敗又理前案搜入無遺定曰奸黨錄自為序

江南牧馬

洪武十四年令蘇松嘉湖四郡民占田四十頃以上出上馬一匹三十

頃以上出中馬一匹二十頃以上出下馬一匹長溪沈氏家傳

沈萬三

南京會同館富人沈萬三秀故居也館圮遺礎尚存人疑其有藏金頗坎掘翰林院四書櫃各高丈許工部節慎庫四銅櫃高可過人國子監四銅缸光祿寺鐵木酒榨每榨用酒米二十石俱其物

郊燈

南郊燈杆高十二丈有奇燈籠大丈餘容四人剪燭郊之夕洪武門皇城各燈如之

征南將軍印

征南將軍印沐氏世佩其印不全用量其大小或用一角或半用夷人奉之如尺一

國初抄劄法

令各處抄劄人口家財解本處衛所成丁男子同妻小收軍充役其餘人口給與官軍為奴金銀珠翠本處官司收貯并燕類解馬匹令本衛收養給與騎卒牛隻給與屯卒無屯處并一應孳畜粗重物件盡行變賣價錢於有司該庫交收犯人家產田地外內有墳塋不在抄劄之限

勳嫡

凡公侯伯最尊嫡長其承襲世封者舉宗呼為爵主一切吉凶大事以及爭鬬搆訟皆聽爵主分剖曲直其罪稍輕不必送法司者得自行笞禁不避尊行亦猶天家規簿及郡王體制最合古人宗法然惟開國靖難諸故家為能其他暴貴者不能盡聽約束矣又軍中條伍偏裨以及募賓稍為雅談者每呼正位總兵官為兵主此惟大將專生殺者而然副將以下即貴至横玉僅呼為帥主耳蓋亦唐人以使主稱節度八使意也宋世使者出疆亦名正使為使主其副使犯令雖得尊官亦怒呵用

軍法誅之沈德符野獲編

鎮江輕租

鎮江民糧全免官租半徵民糧本色亦免徵惟折馬價

番經臺

南京大內番經臺多六朝古石

內庫

內府供用庫廳前懸木魚一長三尺許示有餘之意後庫上有瓦鴿子一

左順門內庫設木欄秤閱凡有事而出皆搜檢即莞庫內臣亦然獨文官不搜邱文莊集

神宮監

神宮監不許畜犬萬曆間掌監杜用養一小犬為東廠訪知費千餘金

方免參

奉先殿薦新

南京奉先殿薦新正月生菜十斤韭十斤薺十斤上元江寧辦雞子鴨子各三百太常寺辦二月子鵞二十二隻外副鵞二隻兩縣辦直六兩二錢芹七斤蔞蒿七斤薹菜十五斤兩縣辦三月筍十五斤山川壇辦鯉二十五斤河泊所四月梅二十斤櫻桃十五斤杏十八斤園戶王瓜百三十枚兩縣彘猪三斤雉六隻兩縣五月桃十五斤李十五斤來禽十五斤園戶茄二百五十枚兩縣嫩雞二十隻副雞八隻江寧夏至日李五十斤太常寺六月蓮百六十枚甜瓜三十枚西瓜三十枚冬瓜十八枚兩縣七月雪梨二十斤寧國芡實十斤園戶葡萄十二斤菱二十斤棗十二斤江寧八月芡白二十斤池戶芋二十斤園戶薑二十斤藕三十枚鯿魚二十五斤河泊所粟米一斗穄米一斗山川壇粳米三斗江寧九月

香橙二十斤　園户編十五斤　河泊所栗子二十斤小紅荳三斗江寧砂糖一斤八兩十月柑二十五斤橘二十五斤吳縣活兔六隻溧水溧陽山藥四十斤句容蜜一斤太常寺十一月甘蔗百

淨海

寧波金塘大榭台温玉環石塘皆懸海山田周數百里舊有居民國初因倭亂徙入內地

武職貤封

洪武十七年正月濟南衛指揮使何誠乞封繼父　時生父已封許之

今世升必都督其崛起至叅將始封

門禁

南京洪武朝陽太平三門禁出柩魏國公家葬鍾山許太平門倒出

同宗

翰林學士新安朱升誥命有春我同宗之老實為耆喆之英詞臣代言恐未敢稱同宗或　上旨然耶野史謂　太祖嘗欲聚族元晦容或有之

李韓公燈傍藏勑

李丞相善長史謂定遠人實世居徽郡祖葬郡城東十里丞相少讀書靈金山留有金燈疏刻中元節焚疏則燈見歲久被漫滅改刻焚之燈隱今仍前刻丞相沒駙馬都尉祺次子盛慶謫佃績溪之龍關家藏太祖手勑二捐明胡黨之冤謫滿二百十六年准後人伏闕　復還所籍六萬金之半藏勑後實岩鎮方氏天啓初方氏夢丞相冠帶來索吾且見禍乃贖去亡何方氏火崇禎二年十世孫李世選投勑上奏下閣臣韓云　高皇帝遺旨一道仍手書皇封之上勑賜勳臣皇親外甥李盛慶慶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關二百十六春為民依勑滿捧此

勅到京見主開折復忠臣功爵謚同依近世世不忘李徐劉勳臣保障
我為主收伐陳友諒天下俱克復十大功勞秋毫無犯洪武二十三年
出給李盛慶收執欽此臣祖盛慶奉勅遂同乳媪襁負龍闕相延八世
不知封中所言何事無敢輕棄今限已逾期臣父應寵年六十有七衰
殘進暮臣嫡長代賫云云下閣部勘閲大學士韓爌等言文書官賈宗
謹奉聖諭至閣云朕詳皇史宬尊藏御筆折對封面上亦有二三字相
似其寶篆辨永昌但其封內文書正為不類所言二百十六春便當應
期來何延至今既曰李盛慶又曰李盛是一人還是二人卿等詳查揭
奏於是大學士韓爌等言臣詣皇極殿恭驗 皇祖御筆以李世選所
進勅比對可疑不止一端 皇祖親筆行草皆花健有法而所進不然
即封面長字臣字爵字稍似亦未逼肖若中幅則不同已多可疑一也
皇祖初年戒勅諸帖諭獻國出自親裁詞意淵卓豈臨御二十三年之

從手書文義不類若此貶守龍關亦僞無據可疑二也其云二百十六春為民限滿自洪武二十三年至今二百四十年矣前此應期何不來奏可疑三也封面稱李盛慶封内又稱李盛李世選疏有福慶延慶盛慶三名則盛慶為一人明矣然考善長子駙馬都尉祺祺子二芳留守中衛指揮茂旗手衛鎮撫至芳子恆始停襲並無盛慶等名善長賜死芳茂俱赦弗誅世選云祺同子福慶延慶亦因以死可疑四也封内誤書胡惟庸為維庸李祺為李棋之棋可疑五也洪武元年定尚寶司為正五品舊制寶十七顆並無單用永昌二字可疑六也又善長自縊在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是春榜列功臣尤首善長而封内乃書二十三年仲春月初一日出給則給勑乃在善長未死之前其謬可知矣云云禮科給事中孫紹統禮部尚書何如寵俱參其謬如寵曰臣頃又問世選年二十歲住績溪九都龍關問何不依限來奏云父風疾又值歲上

年清明節祭旌德祖墳遇生員李仙品說起扶持營葬同來又問封面
寫盛慶封內又寫盛是一是二云是一人問吾學編等書李善長子孫
世次甚詳並無福慶延慶等名云年幼不知寀世選一村愚頑不知作
僞而應對之間非推年幼不知則云不敢拆看但云凡事李仙品曉得
云云 兵科給事中宋鳴梧奏曰善長事詳載實錄元莫詳於昭示奸黨
錄善長被詰自縊今日止令致仕尋卒一謬也善長之子駙馬祺因於
家建文初赦守江浦靖難兵入投水自溺今云善長卒祺囚卒二謬也
有二子曰芳曰茂芳爲留守中衛指揮茂襲旗手衛鎮撫茂子恆停襲
今云祺與二子福慶延慶同死止有宗孫盛慶所謂盛慶者善長之後
也抑存義之後耶善長自駙馬外有二子胡惟庸招中所稱四官人六
官人及存義之子伸佑俱誅死所謂宗孫盛慶者何人三謬也云云 按
茂生恆恆生城城生宜宜生鶯世居聚寶門外 竟論世選死

跋邊日李世選所上　高皇帝手勅坐誣妄與漢賓嬰所上大行手
詔同嬰豈作僞者或景帝入斷不及下尚書耳　高皇帝開天之事
不可以拘格論御筆二三字僅似文義不甚類亦逹逹有之福慶延
慶意芳茂小字國初好稱小字如惟庸李祺之誤人人知之能僞必
不誤誤處或聖怒特改其日仲春月初一日給似避善長死未即自
決故坐五月二十二日也　高皇帝過舉既不欲暴而上公之爵非
一紙即便存疑可也謂作僞似未必然

宋濂

宋景濂先生奉制作蟠桃頌　上命其子中書舍人璲書恭楷內藏於
庫猶存

元翰林待制柳貫道傳宋先生師之柳集若干卷行世遺稿四秩宋手
書細楷藏柳氏處

義門鄭楷撰宋先生行狀云任國子司業　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按宋以議孔廟禮忤旨謫非試吏事也正不必諱洪武十四年辛酉先生卒葬夔州蓮花峰下越三十三年永樂癸巳十二月二十七日蜀獻王遷成都之華陽安養鄉又七十二年成化乙巳十二月十三日蜀惠王改葬錦城迎暉門外

楊彛獻詩

餘姚楊彛彛宗彛洪武中任長泰主簿其子坐謫移家戍貴州普安衛宗彛棄官伏闕獻詩曰臣本山中一布衣三年從宦在京畿功名有志嗟何晚妻子無依夜不歸日照九重恩莫報月明千里淚頻揮丹心一點隨雲氣長繞黃金闕下飛　上悅之擢吏部考功主事還其從戍妻孥復以引年去官就養普安有萬松集黔記

功狀榜里

晉江陳章應進士歷榆次繁峙安邱三縣丞以才廉召為禮部議制主事　太祖閱功狀大異之璽書褒美下本郡榜之里門以寵之榜猶藏於家王遵岩文集

經進集

華亭顧祿謹中以太學生官太常典簿歷蜀府教授　太祖聞其詩命盡進之解縉嘗入便殿見御前置祿詩數帙故其集名經進云

恩榮宴釋父

邵陽梁德遠洪武乙丑進士父廷用戶部郎中繫詔獄德遠不赴恩榮宴及父謫戍請身代特拜工科給事中命釋其父楚紀

丁玉銀錠

平羌將軍丁玉經略西番鑄銀錠與之要約散給諸羌得者寶之如神物上有誓詞輕重不等番中號為丁大夫

郭子章曰吾學編雌伏亭叢記俱載　帝在金筑長官司羅永庵題詩壁間予入黔令定番州守王應昌訪其庵在羅榮寨五里許有白雲庵即　帝避難處也豈誤榮為永誤寨為庵耶庵畔一井周匝可二尺許深半之傳　帝所浚井中水恒雨不溢恆暘即千萬人飲之不涸時有雙鯉出沒其間久旱出輒雨淫雨去輒晴其應不爽庵後有洞亦曰白雲外窄中廣可坐可臥有臺可置燈又有竅通天光明内敞乃　帝修煉所庵左右有杉數章大者數圍小者合抱皆　帝手植前臨龍潛金剛二寺萬山朝拱儼然居高臨卑　帝潛此數十年豈無意又嘗經宿咸清衛為劉氏書玩畧堂御墨猶存劉即今指揮世爵祖也在宇内黔為僻在黔羅榮為僻終永樂之世不能物色之以此嗟乎古今帝王出亡無復有歸者亡而歸惟　帝使成祖無德昭之恨　英廟成親親之

仁亦千古一快　黔記

鳳輦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一　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雲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鴉早晚朝　右題金築二首　馮元成集

飄泊江河四十秋於今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斷絕紅塵沽守宗清高不比世人同牢鎖心猿歸定寂莫教意馬任西東禪杖曾挑滄海月袈裟又接祖師風吾今滿眼空門事幾個知音了悟功　黔紀

衡州有建文岩以　建文帝自南中還寓衡之華嚴寺當岩坐故名有

碑記有奏革自稱匡僧瓚俊見吳人朱鷺建文書法擬萬麻戊子老僧
大慧來自衡中言
雲南武定軍民府獅山之半有庵曰龍隱中祠　建文帝云棲山四十
餘年始自田州歸大內今其像禪衣錫杖淒然老衲狀也
錢塘縣　大遮山東明寺　帝嘗隱此有遺影云　帝自寫今塑
其像髡鬚面紫其遺影近一紳購去
武康縣證道寺題壁江湖徧覽此間停終日觀瀾坐梵扃近水魚遊千
項碧長空萬戾九霄青聖賢道配乾坤德日月光華草木馨嬉我遠來
山寂處誰言道有少微星歲次辛亥孟夏梅　書相傳建文帝題大書
道逸末一字未辨
帝嘗寓吳江史翰林仲彬家篆書小雅堂史孫女適嘉善池灣沈氏移
榜去懼禍鏟其題識沈石田先生有登小雅堂哭史仲彬詩

建文皇帝葬

建文帝墓在西山闕嘉靖十五年九月　聖駕嘗幸此王在晉長安客話

天下大法師之墓在北京黑龍潭二里劉侗帝京景物志

建文帝葬處距　景帝陵不遠石碑題曰天下大法師之墓駙馬都尉鞏永固請追謚稱皇帝　上語輔臣曰建文無墓何憑追復尊號乃止蓋輔臣不知據此以對也楊士聰玉堂薈記

方孝孺辭稱先生

方遜志與潘擇可書辭稱先生前輩虛受如此今學語兒災梨輒自稱先生寔不顏汗

雪庵和尚詩

典衣沽美酒斵作釣金鱗請我師師反邀他上上賓風吹椒樹老雨洒桂花新百歲如彈指相逢莫厭貧

許觀考滿呈式

翰林院修撰許觀年三十三歲係直隷池州貴池縣在城民籍由本縣儒學生員洪武十七年歲貢考試中式送國子監讀書當年中應天鄉試爲丁父憂不曾會試洪武二十一年十月闋起復仍送國子監讀書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内禮部會試中式三月初十日殿試賜進士及第當月十七日除授翰林院修撰洪武二十五年除授翰林院修撰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聞祖母喪承重丁憂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服滿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内到部　　日復除原職至洪武二十九年八月　　日實歷俸三十七個月已是三年考滿例應考核今將任内行過事蹟有無過名開坐須至呈者

一事蹟撰述文字檢閱經史撰寫刑部等衙門榜文編寫諸司職掌編寫省貪等條考試歲貢生員考國子監每季課業清理軍職貼黄註銷各衙門前件

一過名

無　本院學士劉三吾署考云修撰許觀發身科第擢居翰林器局疏通涖事勤謹在位三年可謂稱職　舊京詞林志

許觀洪武庚午鄉榜三十一名

許觀籍没弟覲匿廣文廨舍中得脱遺腹子　寄育外家郭氏郭自有子長而相詬詈爾侍中宗人是罪孽也訟於官郡守聞之令仍黃姓後黨禁解萬歷丁酉蜀人龔文選以御史按部至貴池訪侍中裔孫久之得二人各持世系上御史留其一曰此為眞彼贋也縣官請其故曰身即侍中孫裔往遊難竄蜀改姓耳因奏立祠奉祀釋其姻黨程翁二氏永戍廩其裔於學宮觀夫人翁氏家尚存多居郡城　貴池蔡生說

吳人許觀字瀾伯有高行不仕與侍中同時同名字見文徵明跋　江貫道畫卷

高巽志謚

建文中太常寺右少卿兼學士高巽志謚文忠 貢士沈紀祐秀水志

囯立初崔林集巽志作周尊師傳後題洪武三十五年歳次壬午春正月前吏部侍郎太史河南高巽志革除之後不著建文職官而遜國記未之詳也俟更考之

建文遺臣

金華楊榮由歳貢敦尚風節以詩文名官國子助教靖難未棄官歸永樂初詔錄舊臣榮辭不赴强至中途歎曰吾何顏復樹名仕籍乎遂赴水死

朱寅一名寘字士安洪武中 汀州同知調河間奉母就養時守闕盜署郡符未幾靖難兵起倉卒城陷遣人送母由間道馳歸抱印抗節因械軍中永樂初謫戍良鄉十餘年備嘗艱苦作耕雲軒以自適從赦歸以主簿起竟不就辭疾歸母已没痛悼不已廬墓終身 以上俱湯溪縣志先

舊金華縣

仙居顧碩以通經授石樓知縣擢吏部主事　文皇帝即位召之不赴棄官遯去為富家牧牛每至山椒水湄輒飲泣微咏出牧携一竹筒緘縢甚密暮歸即枕之卧或問此中何物珍之乃爾即悶悶不答至永樂將盡赦死義家聞之歌曰騎牛緩緩過前阿手執牛繩口歎歌牛飽人飢欲歸去辛何辛何辛辛何乃開筒出衣冠服之辭主人而歸詢其詳乃碩也仙居縣志

袁敬所者不知其名永樂初流寓常山之松嶺為人易直善飲酣輒書淵明五柳圖詩書罷擲筆悲吟繼以濺淚又嘗夜宿旅店聞人行聲起題詩於壁悲吟達旦一江西布商見之曰此吾鄉某編修何為在此袁趨掩其口商佯不顧而去後十餘年贅一嫠婦死婦家　藜杖芒鞋白布袁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兒點　先帝御諱門前柳莫遣飛花過石頭題

淵明五柳圖詩

宣德初有綿竹山人題詩於浦城之黎嶺山河形勝今猶在宮闕趨蹌事已非冀野風生雙虎鬪咸陽火起一龍飛傷心何忍聞黃詔稽首無緣見袞衣擊石猶懷千古恨仰天血淚不勝揮

蒲州海雲菴有老僧示寂衣上有詩十年依佛國萬里走天涯舊主無尋處孤臣敢問家何心嬰組綬有血滴袈裟寒食魂應寂悲歌忚五蛇

以上俱錢牧齋國朝詩選

燕人南征真定知府金椒徐文晟貢士閉城不應後登極查理不孝官戍興州中屯衛妻王氏擊登聞鼓訴冤得末滅

黃鉞齋

常熟給事中黃鉞叔揚亡子弟之喬日可仕亦絕有林姓是其嫡族許子洽說

茅大方

泰興茅大方謁孟廟詩有序歲次庚辰夏五月大方偕大理丞盧陵彭興民拾遺攜李朱逢吉承制來撫魯齊兵民道滕過鄒謁拜祠敬賦一詩以志瞻依之意云鄒國城東有舊祠冕旒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遷教子聖今爲百世師故里尚瞻羞俎豆新碑還刻斷機絲焚香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辭今石刻首四字鑱去蓋建文二年隱可識也

三遷志

烏鎮九老會

烏鎮九老會湯叔瑜字大美號遯南會稽人革除時河南道監察御史唐其道鳳陽人革除時以文史院出署天長縣丞並寓烏鎮孫孟吉字兆禎烏鎮人革除時建文閣太常寺博士時年八十五以上三人供遯荒行遁者備革朝遺臣之闕

建文書法擬

吳人朱鷺白民著建文書法擬求姚太史希孟序太史崇禎初方赴召懇屬忘遺金一鎰而別

神虎

燕王舉兵靖難夾河之戰先一日忽有虎突御幄前諸將駭怖都督譚淵一矢殪之王大喜謂翼日戰必勝翊日為盛庸所攻失利淵死之子忠封新寧伯立廟於門左肖虎見張東白先生神虎傳

脫驂治賻

永樂元年八月成陽侯張武卒　上出內廐鞍馬賻之令有司治葬具

致仕官掌印

永樂七年春　上幸北京詔天下致仕官皆掌印於各郡縣於是致仕衛輝知府義烏胡禧掌常州府印已解印去通判夏英命無錫訓導瑞

陽盧立魁作序送其行末書某序不稱頓首僚友知府黄汝同知洪庸通判夏英推官靳俊拜贈永樂二年正月十七日故衛輝知府胡禧來朝年老賜冠帶宴賞致仕賜勅

世廩生

江陰鄧師錫原安南降臣其子孫世順天府儒學廩生聽科貢成廢浸革

文臣封贈

明初文臣多不得封贈贈父母暨妻始永樂十年時僅八人西楊勒石以垂後

崑山鄉舉

永樂甲午崑山起送諸生科試止五人曹瑜戴義陳勖王永和夏昶是年皆中選而永和為名臣 偶桓醉吟錄

永樂程錄

永樂庚子科浙録按察使一人居首監臨由監生次巡按御史次布政司時尚執法故首臬司也舉子書名毋行書二人李崇見聞雜録

補印

永樂十六年慈溪縣失印請更鑄朝議恐舊印復出易為奸改印文從谷日慈谿

宮妃歸寧

永樂二十年恭順榮穆麗妃陳氏入宮（寧陽侯陳懋女）受冊尋命歸寧父母賚予甚厚

佛郎機

佛郎機鳥銃相傳得之番舶都督戚繼光少署登州衛印發地窖永樂時佛郎機年月鑄文可考又皆有鳥銃

兩京官俸

兩京官俸微有不同如南部主事支米三石北部支四石五斗有奇折俸亦不同

史官侍班

常朝御皇極門史官四員班左右各科前午朝會極門史官二員列御座東稍南丞機密宣召史官不侍

留都官擁蓋

南京各官惟大司馬閱武及都督御史張蓋大司馬八騶御飛鶴袍

中使司

洪熙元年封皇女六人爲公主命先爲嘉興延平慶都三主府遣中使司印中使司有正副亦閹人爲之如王府之承奉非唐家以士人充僚佐也

駙宮媛家僮

仁宗賜太醫院使蔣用文宮嬡李氏莊氏徐氏賜御醫何淵手札三十一道家僮二人文馬二匹

巡撫歲入京

宣德時令巡撫歲八月赴京議事

大臣除伍

宣德時兵部右侍郎錢塘徐琦戍籍庄夏以使安南稱旨特除其軍籍後樞部為例

不奪功臣宅

宣德五年十二月丙辰秦府保安王志𤇍請故陝西都指揮使陳懷宅為洛川縣主居第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曰陳懷功臣若尚有親屬安可遽奪其令陝西三司覆勘噫視爾郭汾陽舊宅入法雄寺者何如哉

蜀邸聲銃

宣德五年蜀王府忽舉炮銃總兵陳懷以聞　上責輔導官謝還護衛三之一令熙洽極矣江南喪嫁銃震城市了不禁也

學憲兼民事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設京省提學憲臣二月八月命憲臣兼督民間栽種桑棗先是守令提調諸生孟月試經義仲月論表季月策皆在学舍

典史進俸級

正統時山東長清典史淮安何聰九年任滿邑人乞留進九品俸級長清縣志攷　先朝實錄優於下吏類多匪獨何聰也

孝子孫庸王相

正統九年孝子滁州孫庸返自廣西庸字允良其從大父豪為圍人隸太僕馬死當償將之廣西市馬得息補其父景和代行是時庸娠財七月景和道得暴疾死南寧偕行者告官官為槀葬已而生庸比壯詒及

輒哀三斷絕恨不知死所一日閱故籍見狀銳意往乃徒步至南盜求不得遂披髮曳鞋窮歷山谷已得老媼示葬處因發得骸刺血滲漉之血輒沒入乃負歸歸葬城南旦子岡盧墓如初喪君子曰可謂孝矣以俊嗣微薄未得旌胡松曰予少時數聞長老賢通於事者皆言庸孝不誣且言庸有反十數人既並死惟庸每歲伏臘必列其位躬奉觴上食泣如與對酒數行而後已蓋孔子有言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庸豈其人哉其諸異乎市道交以存沒興衰為離合乎又嘉靖十六年四月巡按御史蘇叢禮於孝子王相之廬相滁州衛人早喪父母賈氏寡委曲奉事得其歡母衰老畏寒相溫枕蓆不替垂十餘年冬深寒甚常橫卧牀第取母足加腹煖後賈齒盡落不能嚼含哺哺之病遺矢簀上必自刮滌其喪毀瘠不勝朝夕號出入告殯及葬自起冢日奉飲食跽墓獻哭噫慨焉如弗及胡松曰孟子有言狂狷不可必得故又思其次未世俗

靡士或迷方輕簿諷詞去道遠而故能操秉一行久不易者蓋亦鮮也王目不知書其所自盡士或不能逮雖其天質之美良其風軌所被可以興矣呂黎云無亦使其無傳焉余是以述之滁州志

大宗伯不由翰林

正統已巳禮部尚書錢塘楊寧嘉靖甲申禮部尚書遂寧席書萬歷庚辰禮部尚書嘉定徐學謨皆起曹署著聲

高鏊

高鏊字企之嘉定人少孤其母改適乃從外舅氏遂冒其姓舅氏故太醫官居京師鏊因習醫補太醫久之直內殿正德十四年二月上書直諫 上怒下詔獄榜三十明日跪午門五日復榜五十戍烏撒衛嘉靖初赦還晉御醫復高姓自後朝士多新貴無知鏊者而鏊亦自晦匿不言先朝事守官垂四十年不調嘗考績尚書吳山展其牒矍然曰此即

武廟時徐鏊聊嗟何淹也久之謫南京隆慶二年辛卯八十三

呂尼沮駕

己巳　上出紫荊關陝西尼呂氏迎駕言其行不利　上怒叱撻之尼坐化去今順天保明寺供其像封爲御妹俗稱皇姑寺

景帝墳園

景帝墳園不稱陵在金山口距西山不十里陵前坎陷樹多白楊及椿皆合三四人抱高可二十丈李夢陽集句北極朝廷終不改崩年亦在永安宮雲車一去無消息古木回岩樓閣風

軍運

景泰前漕船無定制天順後定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十二萬一千五百餘員名客座贅語漕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分十總

南京總各衛一千七百六十隻

江北總各衛二千六百九十四隻

中都留守司八百八十八隻以上俱清江提舉司造

山東都司七百七十三隻糧二十八萬石內折七萬石衛河提舉司造

浙江都司二千○四十六隻總糧六十萬石嘉靖三十三年浙東西分二

江西都司八百九十九隻糧四十萬石

湖廣都司七百五十九隻糧二十五萬石內折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

河南糧二十七萬石內折七萬石

江南直隸一千四百四十三隻以上俱各原衛所造

遮洋海船五百二十五隻衛河提舉司造

今額船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米四百萬石每船正米二千三百石定

百石加耗九石八斗又月糧四十金行糧十六金

江南民運

承運白糙粳糯隆慶二年奏定府佐一人領州縣佐一人副焉正月解
維六月告納否則罰六年許同單船挽運
蘇州船百二十七隻糧七萬六千〇五十七石
松江船九十四隻糧六萬一千六百四十　石
常州船百二十七隻糧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石
湖州船八十二隻糧　萬　千　石
嘉興船百三十九隻糧六萬五千七百五十石
嘉湖專供光祿寺酒醋局浮費猶省弘治十　年安吉知州鄒城鄭呂
奏除安吉白糧
無錫縣供御上白米歲一千三百三十一石常用七百餘石

南京貢船

司禮監制帛二十損船五筆料船二內守備鮮梅枇杷楊梅各四卜扛

或三十五扛各船八俱用冰　尚膳監鮮笋四十五擡船八鯽魚先後各四十四扛各船七俱用冰　內守備鮮橄欖等物五十五扛船六鮮笋十二擡船四木犀花十二擡船二石榴柿四十五擡船六柑橘甘蔗五十擡船一尚膳監天鵞等物二十六擡船三醃菜薹等物百有三罈船七笋如上船三蜜煎櫻桃等物七十罈船四乾鯽魚等百三十盒船七紫蘇糕等物二百四十八罈船八木犀花煎百有五罈船四鸕鷀鵝等物十五擡船二司苑局荸薺七十擡船四薑種芋苗等物八十擡船五苗薑百擡船六鮮藕六十五擡船五十樣果百四十擡船六內府供應庫香稻五十擡船六苗薑等物百五十五擡船六十樣果百十五擡船五御馬監苜蓿種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隻龍衣板方黃魚等船不預焉○兵部馬快船六百隻俱供進貢

上林苑

上林苑蕃育署畜養戶二千三百五十七家　牧地一十五百二十頃三十四畝鵞八千四百七十隻鴨二千六百二十四隻雞五千五百四十隻光祿寺取孳生鵞一萬八千隻鴨八千隻雞五千隻綠雞二十隻雞子十二萬○太常寺薦新奉先殿新雁十二隻雛嫩雞各十三隻鴨子二百四十雞子二百八十○本監歲進宮鵝六十五隻鴨黃七十五隻雞黃五十隻大雌雞十五隻鵞子九百五十鴨子二萬九千內府供應鴨子三萬

嘉蔬署栽種地一百十八頃九十九畝歲造宮菜十三萬七千五百八十三斤又光祿寺青菜二十四萬七千八百斤芥子七石八斗

良牧署牧戶二千四百七十六家草場地二千三百九十九頃十三畝牛九百二十九隻牯牛九十七隻犗牛八百三十三隻羊二千五百六十九隻羖羊二千三百九十六隻公羊二百四十八隻母羊一百五十

七隻兒猪六十六隻母猪千隻

光祿寺歲取孳生牛八百隻羊五百隻羊羔二十隻腌猪二千口正旦
冬至節肉猪千口　内府丁字庫歲收羊毛二千四十六斤四兩
太常寺薦新活兎八十一隻

松江布

成化間松江人以布餉貴近流聞禁庭下府司織造赭黃大紅眞紫等
色龍鳳斗牛麒麟等紋工作胥隸並緣為奸一匹有費白金百兩者孝
宗在東宮深知其弊即位首罷之嘗閱内帑見之曰此布一匹丈綺十
匹價也終身不一御自是遂絕　松江府志

松江細布輸京十二萬三千八百六十匹有奇華亭六萬五千一百匹
有奇上海四萬二千七百二十匹有奇青浦二萬三千四百匹有奇萬
厯初加八千匹

教官考績入京

教官九年秩滿考績例入京成弘間猶然後廢不知何年

南京左侍郎

南京各部自正統後俱右侍郎成化十年倪謙爲禮部左侍郎十二年錢溥爲吏部左侍郎

浙東銀冶

浙東銀冶國初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金永樂時至七萬七千五百五十餘金宣德時至八萬七千五百八十餘金正統間減課止三萬八千九百三十餘金景泰七年止一萬六千〇六十五金天順六年三萬〇四十八金成化三年二萬一千二百五十金五年減一萬〇二百三十七金弘治二年止一萬〇八百四十一金見巡按御史暢亨疏中

大臣貤贈革職官

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丁巳大學士謝遷言臣祖榮任福建布政司都事例不封乞以巳得誥命移贈　上並予之天啓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言臣父任四川眉州判官坐劾奪職臣令濰縣復冠帶不得封今乞恩命許之

閹臣賜蟒服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乙巳始賜閹臣蟒服

兩宮三殿

永樂辛丑四月庚子三殿災正統己巳六月南京宮殿災弘治戊午十月甲戌清寧宮災正德甲戌正月庚辰乾清宮災嘉靖辛丑四月辛酉九廟災辛酉十一月辛亥萬壽宮災其年月皆己酉午戌丙丁

皇莊

慈慶宮慈寧宮乾寧宮共莊田二萬一千一百六十六頃十五畝徵五

萬五千八百十四金煤窰七十　座徵百七十金果樹六千餘株徵六十五金

教諭李璧

仁和學舍有宋高宗手書石經正德時巡按張承仁欲從郡學教諭李璧力爭之張曰吾徙府學非私之也何執為曰明臺為一浙主從之無所不可璧官仁和學知守故物他非所知也苟從命徙是猶子孫不能為祖宗守祭器尚可為子孫乎張怒欲撻之璧曰官可棄身不可辱也去官而移石經非典守責矣官猶在也豈可以奪乎乃止自璧去或移之郡學杭州府志

教職左遷

正德時龍泉教諭宜山高嵩以亡功降霍邱訓導

提學官疏薦人才屬官

正德九年吾盩祝虛齋先生 萃任陝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奏薦地方人才長安縣劉璣高陵縣呂柟蘭州段炅鄠縣王九思盩厔縣王元凱商州南逵華陰縣屈直鞏昌府范鏞慶陽府王綸臣嘗相接其所議論規為皆非常才士子所共推尊軍民所共敬服是皆 先帝與 陛下作養簡拔殆非一朝一夕之故云云又奏薦賢才如同州儒學學正魏謐長安縣儒學訓導樊華渭南儒學訓導李應陽興平縣儒學訓導秦錡學既醕正行尤謹嚴前提學副使朱應登推教書院功緒甚著長安縣儒學教諭董儒三原縣儒學教諭申鐸泰安縣儒學教諭江萬玉長安縣儒學訓導胡山才德俱美卓立不羣米脂縣儒學教諭蘇文藍田縣儒學教諭劉萬祿出身雖由歲貢學行無忝科目云云按薦地方人才薦教職今係撫按事而舊見之學憲想亦例也正德後不復行矣檢先生遺集錄之以存餼羊

富春謠

富陽江之漁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於戲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按察僉事朝邑韓邦奇疏載之削籍

首掾何麟

武宗微行自大同抵太原城門閉不入　上怒遣中官逮山西守臣拒門者撫按而下皆怖布政司吏沁水何麟曰來旨未有主名此易爲耳若厚賄中官不令羅織願與俱往即　上怒麟一身不足卹也至京奏曰　陛下遊幸晉陽維時司城門者實臣麟一人他官無與也臣不能啟門恭迎鑾輿臣罪萬死但　陛下輕宗廟社稷而遠事巡遊且易服微行無清道警蹕之詔白龍魚服臣下何由辨焉昔漢光武夜獵至上

東門守臣郅惲拒而弗納光武以惲為守法而賞之今小臣欲守郅惲之節而陛下乃有不敬之誅臣恐後世以為臣之不幸不若郅惲而陛下寛仁之量亦遠遜光武也有旨杖六十釋之各官皆不問 沁水縣志

楊循吉

武宗南巡於北固山上見楊循吉留題因召見行在見上不能對遂罷遣歸忌者因以為伶人臧賢所薦不知此際循吉貧不能糊口其赴召也典衣為裝惡從市伶人王元美輕信筆其事於巵言因而傳播天下冤哉徐文貞云　世廟初年欲起君謙聞其顛而止楊公實顛不以伶人事也 馮元成文集 愚按正德十六年八月癸未發京師是日即杖臧賢等於午門戍邊安得從南巡薦循吉也又江盜徐子仁霖亦曰臧賢所薦是年十二月　上至南京賢死久矣流聞之謬如此

蔡鼎

貴池蔡鼎正德辛巳進士歷雲南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訪黔國公沐崑堂設椅自中坐左右列長杌侍坐撫按蔡不耐坐沐怒命撤其杌竟立啜茗而去自嘉靖中撫按始均席

御容藏殿

嘉靖時　祖宗御容藏永孝景神二殿

勳位

嘉靖乙酉二月乙未故事朝參序爵南京元會習儀靖遠伯王瑾協同守備居首列南和伯方壽祥不平訴亦引下之事聞得旨班序如舊戒責壽祥崇禎辛巳冬節南和伯方一元協同守備班安遠侯柳祚昌上忿論監察御史詹士極謂方領勅宜先之兩事適合又皆方氏祖孫惜未引前案也

白衣山人詩見夢

薛應旂嘗夜夢白衣山人誦弔朱中丞紈詩云墓山堂月色明烽煙照見闔閭城徙薪自古無恩澤宿草于今有甲兵生死已隨朝露盡是非猶逐夜烏鳴何年精衛能填海常使人間恨不平

大司馬起復

天順後大臣俱終喪嘉靖庚戌九月起復揭陽翁萬達兵部尚書崇禎丙子冬起復武陵楊嗣昌兵部尚書

鷹犬蟲蟻歲給

嘉靖丙戌二月御史雷應龍疏曰內坊鷹犬歲給豬肉一萬六千五百餘斤蟲蟻歲供菉豆蜀秫五千二百餘石費財損德命覈其費罷之

御駟

世宗七駿玉麒麟飛白玉馴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

神宗十二駿玉獅龍赤電龍載月烏五花駁彩麟文豹金鮮絳虬攢玉

騮玄雲駿騮雲驄五、驄

熹宗烏騅來玉帶

愍宗四駿太平騟玉龍媒吉良來瑤臺駿

貢象尾

嘉靖癸丑暹羅貢白象道斃使者以珠寶飾牙置金盤中并獻象尾按劉向說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徒獻空籠

嘲邊

嘉靖庚戌大將軍仇鸞縱俺答出塞書我亭障曰仇鸞免送崇禎丙子金人深入歲內粉書邊堡曰百官免送

金甌再卜

丙辰　上密書內苑撰青詞諸臣之名貯金甌中手探得嚴訥李春芳遂拜相崇禎元年　上卜相亦如之得來宗道楊景辰劉鴻訓周道登

李標錢龍錫

青由

嘉靖初郡縣率八月成白冊九月散青由至十一月尋稅役青由之散
恒至歲終萬厤來民間并不知青由矣

泉州志

隆慶黄光昇作泉州志載晉江知縣張文宿貪虐之跡而萬厤杭州志
文宿以本貫陳善具述其美云晉江險惡難治令兩存之俟攷

宥隨駕監生

萬厤初幸太學有監生派執壺者竟隨駕入宮被詰其人懼甚 上諭
令扶出

李偉

武清侯李偉微時業圬墁既貴函封圬刀 慈聖太后嚴毖外家或子

弟陳乞命進圬刀示之日當時藉此為活今極富貴猶恚不足耶　潞簡王之國徼行擅殺人　太后命大璫封杖撻四十

詰惠山神文

無錫周子義萬歷己卯主北闈受邑子之賄拔置八十名周歷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謚文恪祠於慧山談修作詰慧山神文末曰祠亦安足重乎象至不仁而祠於貴陽王振誤國而祠於燕市又安訝斯祠之作耶試由常情以談祠而出於人心之公乎則可久倘祠而出於一人之私乎必不久子不見祠於前者陸羽李紳唐人也秦觀尤袤宋人也倪瓚元人也迄今享祀不絕彼西施莊以獻西施而作蕭莊以蕭侍郎而作通惠亭以錢仲仲而作曩時非不選勝以章得意而今安在乎

少宰被杖

江陵藉產遣太監張程同刑部侍郎邱㮾等往追逮曾尚書省吾王少

宰冢等曾角巾青衣王直因服乞哀中官杖之事聞於朝時沈光祿恩孝戲陸少宰光祚曰君善為之不聞少宰杖乎

緬酋詭貢

邊人有持平緬夷二錦入見黔撫云緬酋欲求入貢撫臣遣申相國時行書欲奏聞申答曰近時暹羅求貢特上金葉表上令第以一人持二錦來真贋未可必宜審實而善遣之非得金葉表文不當為代奏也撫臣乃止後卒亡驗求其人則亡去久矣夷情未可輕譏也

長昂射子

三衛屬夷長昂為雄年六十餘時入寇一日出帳房遥見二鹿彎弓迭射之應弦而殞乃其二子遂稍戢

朱國祚

萬曆癸未秀水朱文恪進士第一臚傳日文恪父太醫院使東山公緋

服侍班

乙未修撰朱國祚為司經局洗馬故事鼎元無任洗馬者八月充　皇長子侍班尋清理貼黃靖難功臣舊署奉天征討文恪曰　文皇不得已值此奈何以同姓加征討名悉改靖難

宸翰

宣城沈修撰懋學賜御書謹言行明義理六字徑四寸遒整有法嘗見之

太廟羊角燈

丁亥孟秋享太廟風猛燭滅太常寺丞讀祝高聲索燭因製羊角小燈二持照

傳戴煖耳

癸巳閏十一月十二日輔臣王錫爵請傳戴煖耳故事十一月朔傳戴

煖耳百官傳衣不謝傳煖耳獨謝

喪儀

仁聖皇太后之喪大宗伯范謙衣白入朝至闕門忽傳各官衣青布袍急出易衣以進次日則白紗帽烏靴成服斬衰朝夕哭臨期畢而退署衣冠皆白經帶不除二十七日後用三烏謂烏紗帽皁靴黑角帶也又逾月易青素大約百日更淺淡服色行移舊案有白紗帽白布袍布襪蒲鞋末年中宮之喪浙省詔至疑所服青白竟青袍迎詔

日本關白求封

萬厤乙未正月甲戌朔庚辰日本差來小西飛彈守藤原如安謹稟

天朝兵部尚書太保石老爺臺下小的日本求封蒙老爺天高地厚之

恩擔當如此昨見四位閣下老爺禮部范老爺俱同老爺盛心大事已就今在議封之時特將本國應封人員開報伏乞老爺照依後開緣由

施行舉國得安萬代頂德謹稟　計開　冊封勑書印信并各項儀制

務求老爺留神要好不致貽笑朝鮮琉球海外諸國至懇至禱

一日本原國王無有舉國臣民乞封關白自豊臣秀家以上五員乞封

大都督獨行長加世西海道永求　天朝治海藩籬且與朝鮮世世修

好

一釋玄蘇封日本禪師

一豊臣家康豊臣利家豊臣秀保豊臣秀俊豊臣氏鄉豊臣輝元平國

寶豊臣隆景豊臣晴信豊臣義智以上十員乞封都督

一釋宗逸封日本一道禪師

一豊臣玄以豊臣長吉豊臣正家豊臣正成豊臣全宗豊臣調信豊臣

吉隆豊臣正信源家次平行親平末鄉以上十二員乞封都督指揮

一平山五衛門早田四郎兵衛宅甚藏　西山久助　吉田善吉下甲

石衛門西川與郎松井久丈夫小昌久次　大瀨少吉以上十五名勞苦三年均乞封爵再來盡應人員乞給賜督札付十五張並都督札付二十張臨時頒賞使日本大人臣僚俱各叨受　天朝爵秩遵　天朝命令

二月甲辰朔壬子詔封日本國王平秀吉曰朕受天明命覆幬無私仁育遐荒有同宇下惟爾日本遠隔鯨波昔嘗受爵於先朝中乃自擕於聲教爾平秀吉能統其衆慕義承風始假道於朝鮮未能具達繼歸命於闕下備見真誠馳信使以上表章于屬藩為之代請恭順如此朕心嘉之茲特遣後軍都督府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誠充正使五軍營右副將署都督僉事楊方亨充副使持節封爾為日本國王錫以冠服金印誥命凡爾國大小臣民悉聽教令共圖綏寧長為中國之藩維永奠海邦之黎庶恪遵朕命克祚天休故茲詔示俾咸知悉

勅諭平秀吉　朕恭承天命君臨萬邦豈獨乂安中華將使薄海內外
日月照臨之地罔不樂生而後心始慊也爾日本平秀吉比稱兵於朝
鮮夫朝鮮我天朝二百年恪守職貢之國也告急於朕朕是以赫然震
怒出偏師以救之殺伐用張原非朕意乃爾將豐臣行長遣使藤原如
安來具陳稱兵之由本為乞封天朝求朝鮮轉達而朝鮮隔遠聲教不
肯為通輒爾觸冒以煩大兵既悔禍矣今退還朝鮮王京送回朝鮮王
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請經略諸臣前後為爾轉奏而爾衆復犯朝
鮮以失鄰好披露情實果爾恭誠朕是以推心不疑嘉與為善因勅原
差遊擊沈惟敬前去釜山宣諭爾衆盡數歸國特遣後軍都督僉書署
都督僉事李宗誠為正使五軍營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楊
方亨為副使持節詔封爾平秀吉為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冠服陪
臣以下亦各量授官職用溥恩賚仍詔告爾國人俾奉爾號令毋得違

越世居爾土世統爾民蓋自我祖文皇帝錫封爾國迄今再封可謂曠世之盛典矣自封以後爾其恪奉三約永肩一心以忠誠翼天朝以義信睦諸國附近夷眾務加禁戢毋令生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徵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綏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爾之所以仰體朕意而上答天心者也至於貢獻固爾恭誠但我沿海將吏惟知戰守風濤出沒玉石難分致順既堅朕豈責報一切免行俾經後嗣遵守朕命勿得有違天鑒孔殷王章有赫欽哉故諭

頒賜國王紗帽一頂　金廂犀帶一條　常服羅一套　大紅織金胸背麒麟員領一件　青褡䕶一件　綠貼裏一件　皮弁冠服一件　七旒皂縐紗皮弁冠一頂旒珠金事件全　玉圭一枚袋全　五章絹地紗皮弁服一套　大紅素皮服一件　素白中單一件　纁色素前後裳一件　纁色素蔽膝一件玉鉤全　纁色粧花錦綬一件金鉤玉玎璫全　紅白素大帶

一圍 大紅素紵絲爲一雙金襪 丹礬紅羅銷金夾包袱四條 紵絲
二匹 黑綠花二匹 深青素一匹 羅二匹 黑綠一匹 青素一
匹 白氁綠布十匹

封日本國王平秀吉誥文 皇帝制曰聖仁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
親帝命溥將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 皇祖誕育多方龜紐龍章
遠錫扶桑之域貞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嗣以海波之揚偶致風占之
隔當茲盛際宜續舊章咨爾豊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
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關懇求內附情旣堅於恭順恩可靳於
柔懷茲特封爾爲日本國王錫之誥命於戲寵賁芝函襲冠裳於海表
風行卉服固藩服於天朝爾其念臣職之當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
渥無替款誠祗服綸言永遵聲教欽哉

朝鮮上書

萬厤二十四年丙申五月十八日朝鮮國王李昖書奉天朝石太師閣下吾聞天朝之大恩封日本國王關白實太師之獨力擔當運籌日本豈不欲封不料海上風霾漸盛或風或雨或晴或陰又兼山水相衝舟不能渡但日本至釜山順水釜山至日本逆水一朝狂風大作浪過於天故此遲延月日吾已於四月十三日差陪臣哈金鎖二十餘年探聽日本情形至二十日方回日本國王關白求天朝之封甚要但倭將清正詐幻多端其行長恭順之心亦有故將倭分作三班已渡二班止有清正之倭分作一班已屯於釜山故行長正誠回奏關白言倭衆二班已渡止有一班迎接天使一同渡關白亦言天使一渡海後倭衆盡數撤歸不許遲緩有違其天使往但我禮接不周有慢天使故於正月十五日差行長來請沈惟敬過海講說禮義以迎天使往封其沈惟敬已至相馬島地方去日本止隔二百餘里其關白又見沈惟敬渡海

又見天使入營故同行長將清正之倭盡數撤回其清正不肯行長又差飛禪回奏關白關白大惱將糧米盡不發去故清正問小國要地圖要穀種思屯田積草故吾將穀種與三十石地圖一張差陪臣永正賫至馬嶺地方清正見吾穀種又有地圖中烏嶺有伏兵之處扼塞有養馬之場其釜山至登萊乃深山大嶺虎穴之處兵不能進馬不能行止有一條小路長三百餘里有七十二灣土兵能進不能出故懼我不敢犯又聞天使於四月初三日夜遁出釜山不知何意但日本且有恭順之心於天朝而天朝反無撫恤之心於日本釜山恬然乃是大人威震我已遺書與關白天朝差冊使出釜山一年有餘爾國如何不差使臣迎請關白亦荅云但封我甚要只待風息館舍有備不日即迎請矣日本情形如此特差小弁尤禹賫覽以便施行伏祈照鑒不宣

王守仁誣楚府寄物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廣巡按御史趙文炳奏都察院勘札
准本部題覆留守後衛所掌印百户王守仁奏稱太叔祖王弼誥勅符
券甲冑器仗金銀珍寶衣飾器皿各造文冊一本陝西庄田場礅文冊
八十六本俱承奉錢保領回楚府寄庫奉　旨這所奏事情差該部查
明具奏欽此遵該本部看得守仁所奏事情伏候命下容臣等備行
湖廣撫按官員差令長史司啟王根究原委王弼長女是否禎王元妃
王錀男[illegible]是否王妃撫養寄庫財寶果有若干合用典籍有無見在事
在先王非係侵占無妨從實撿奏蓋聖主明見萬里自有睿斷非臣等
所敢輕議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又准本部咨為恭進家財成
冊上備御覽以便差官查取事亦該留守王守仁同弟定遠侯嫡孫應
襲王錫襲奏前事并稱楚府承奉錢保領奉兵部鳳字一千六百三十八
號勘合攢運回府開造略節總冊一樣三本將一本進覽一本送鳳陽

府收貯一本給應襲王昌日後襲爵收照以備查考數目奉　聖旨這本內事情着司禮監選差公正內官一員帶領原奏官王守仁即便前去會同該撫按官令長史逐一對查明白從實回奏欽此欽遵備札到臣准此案照臣於閏八月二十日接得前報恐有疏虞不待部　檄到即會撫臣李得陽牌行布按都三司及守巡二道遣官軍於楚府各門晝夜嚴行防守出府員役搜檢放行不許夾帶一物及將緊關人犯郭倫等行長史拘禁候勘并曉諭居民不許窩隱受寄外於九月六日該司禮監太監孫舉錦衣衛指揮莊德福捧勅前來臣即會同太監孫舉指揮僉事莊德福巡撫李得陽督同司道等官左布政陳洙右參政陳璧副使張季思參議丁繼嗣武昌知府劉以煥江夏知縣葉鳳翔等迎進楚府開讀畢將錦衣百戶鄭賢會官押奏發原奏百戶王守仁同王錦襲并令楚府長史董學禮龐尚竜帶同承奉郭倫等面　啟楚王請合

同冊籍對冊本王執出玉牒并諭本府原無楨王正祖昭王元配王氏
係王弼女洪武十二年正月初四日冊封為妃洪武三十年初五日薨
王弼於洪武二十七年坐叛臣藍玉黨國除今王守仁奏稱男王綸
於永樂十四年身故遺男王瑁扶貲就祖姑妃撫養維時祖妃已薨二
十餘年誰為收養最後王氏子孫因無依來府先王閔念親戚相依至今
尚有子孫王子孝王國王國忠等在楚居住其王守仁錦襲不知何代
人氏並非本府收養之人亦原無合同冊籍本府自來並無承奉錢保
等情臣等隨帶郭倫等並長史司再三鞫審執稱二百年來並不知寄
有前項金寶臣等又進王府啟王查取前物王諭本府兩遭回祿後宮
邱墟並無庫藏王守仁所奏盡屬欺妄予現居東首書院引臣等齊進
將本府財物盡數盤出臣等眼同將王守仁所奏原冊查對並無一物
相同當即登記封本府收貯時聞宮眷悲號臣等各散次早復同太監

孫舉指揮莊德福再進本府令奉御長史等官啟王查收王諭本府財物自嘉靖二十四年祖慤王宮變予父恭王年才四歲其祖武岡王顯槐攝國時有通山王英炊與槐訐奏欽依着湖廣撫按三司等官逐一查明實止得銀十九萬六千四百四十兩銀器四千六百九十五兩金器二百六十兩五錢彼時並未盤有王鄉寄頓金寶等物至隆慶五年予父薨予在襁褓武岡王復攝前銀費用無存祖母慤王氏奏奉欽依道院查盤銀兩委係武岡王盤出今予長成自行取討卷案可查余自十歲受封武岡王薨長子英燿相繼物故前銀未得分毫且嘉靖年間至罷奏並未稱有前項金寶等件卷案現存其陝西庄田乃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係征雲南阿魯禿等處建大功特賜孳馬三十匹黃牛二千頭犂牛一千頭羊九千隻并陝西西安州喇都草場一處牧羊世守欽此 節蒙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

化各年以來借用駱駝馬匹屢降勅書前十五道現存可証至萬厤九
年奏經戶部議覆本府照舊管業並未奏有子粒官收赴庫候王氏子
孫襲爵給領明旨見宮所有已盡無遺如以余言欺誑余願帶同宮眷
避出外宮聽憑欽差并撫按會同進宮遍行搜揣等情并具揭送臣等
本王隨出宮外聽搜臣等念未奉旨不敢擅入當即勸王回宮該臣等
看得王守仁所奏冊內財物額數百萬率皆人世罕有奇寶今據所盤
銀兩器皿不過近世常物僅與舉數千似與所奏大相矛盾將以為隱匿
則本王具請搜揣矣臣等伏惟楚王　皇上之親屬也素稱守禮奉法
未聞過舉一旦以二百年前無稽之事被奏已經防其門戶拘其侍從
盤其積貯宮眷驚惶相對啼哭在臣等奉命恪職不得不爾然於楚王
國體亦大𧗠矣若再令避宮出搜揣毋乃非　皇上親睦之意乎況其
兩經回祿一遭宮變相繼幼孤迭更攝國即使盡力搜揣王府遺貲諒

無可得之理而情迫勢窮萬有一意外之變所不忍言者則臣等不能
任事罪固難逃而於國家體統所損非渺小矣伏讀　明旨仰見聖心
原為關念功臣之後故有此查今考之往牒與守仁所奏有大謬不然
者如昭王元妃本薨於三十年也而日永樂十四年本妃奏取王習撫
養王弼於洪武二十七年坐叛臣藍玉黨不食死而除封也而云弼男
王鑰承襲於永樂十四年病故陝西庄田奉　太祖高皇欽賜萬歷九
年又經戶部題覆奉　皇上明旨給與該府照舊管業也而日子粒官
收貯庫候王氏子孫襲爵給領此皆載之典籍昭然易見者尚敢虛捏
王守仁錦襲果否王弼子孫猶未可知況於所奏財物又何足憑哉容
臣等會議明白另奏外惟是楚王請避外宅搜掘宮中臣等未敢擅便
伏候聖裁

東宮冊婚

辛丑　東宮金冊用足色金十五兩八成金三千九百八十五兩七成
金一千七百五十兩
東宮大婚費八十萬有奇冠三百副耳索珠至百二十二萬金翠十八
萬有奇
福王婚費二十萬有奇

取栝子松

萬厯十年工部咨南京兵部取壽宮栝子松樹九百一十八株坐派蘇
杭松江令各撫按專委府佐貳官總理採辦完日遣官押解帶園丁沿
塗澆灌仍咨本部發馬快船裝載

川扇

乙未四月七日文書房傳旨着四川布政司照進到年例扇柄內欽降
花樣彩畫面各樣龍鳳扇八百一十柄內金釘鉸彩畫面渾貼雕邊骨

龍鳳舟船扇十五柄壽比南山福如東海扇十五柄四陽捧壽福祿扇十五柄百子扇十五柄羣仙捧壽扇十五柄松竹梅結壽福祿扇十五柄七夕銀河會扇十五柄菊花兔兒扇十五柄天師降五毒扇十五柄四獸朝麒麟扇十五柄孔雀牡丹扇十五柄蒼松皓月扇十五柄菊花仙子扇十五柄閒花扇十五柄滿地嬌翎毛扇十五柄金菊對芙蓉扇十五柄錦帳花木貓兒扇十五柄八物故事扇十五柄四季花扇十五柄茶梅花草蟲扇十五柄聚番扇十五柄白澤五毒扇十五柄盆景五毒扇十五柄八蠻進寶扇十五柄百鳥朝鳳扇十五柄盤縧捧壽扇十五柄以上三十三樣俱金釘鉸彩畫面渾貼雕邊骨每樣添造四十五柄共六千柄每年為例其餘年例的今年二月傳添造的八千八百柄俱照樣數每年如法精緻赤金造進禮部知道

王文肅曉名

丁未復召太倉王相國錫爵王即家疏規時政剴切言路蓋華亭陳繼儒代草者陳過示王吏部士騏吏部遂鄭之言路諸公競謂其沮抑羣詆之太倉遂不赴

梁鵬

萬厤中順德梁鵬知崇安縣題堂柱曰庫無耗頭里無私派鋪無當行望鄉耆訪閭相告吏怕沈案差怕索錢民怕健訟期子姓敢德還滔陞戶部主事

閣臣避道

冢宰平湖陸光祚富平孫丕揚俱不避閣臣與見忤張新建位遂訐富平後富平再起避福清葉少師人不可解矣駙馬都尉楊春元並道福清貽甌祠部書曰都尉不避之說必以會典為言不知今之禮部俱不依會典只照見行事例耳會典所言槪舉公侯駙馬而公侯在前今試

問諸公侯有一人不避閹臣者耶若盡依會典則豈但公侯即六卿長貳皆不當避矣古之宰相禮絕百僚今之閹臣猶虛被此名故自僕入都文武大小並未見有塗遇直突而過者即駙馬亦有數人何獨楊君不避耶

安南上書

安南人某失風於浙見拘上書曰臣聞均覆載者天道也普仁恕者王道也何地非王土何人非王民臣本安南身非叛逆世受國制近奉我主差往舊王省墓忽遇風作遍舟幾覆幸漂流至此臣等忻忻相告人人得覲光上國矣正喜懽交接天兵四圍俛首受縛今縲紲我羈縻我以　諭我亦何以柔遠人也海魚思故淵飛鳥思故枝人情寧有不同者如　皇帝以夷諭我則概郡縣何非王之土地也概蒼生莫非王之人民也我何獨外於清朝使我父母妻子骨月不相見也喪身異地不

亦憐乎乞 皇帝早賜杯水用甦涸轍大開惻隱俛示指南臣等不勝
忻躍惶悚之至

戲賞

內臣有進小兒風車之戲直不一錢 上喜其賜轉賞千金羣閹監之
募製銀舟注酒帆舉機栻巧絕費百金 上善之而向之戲車抑久生
厭即賞進銀舟者其人大失望司禮太監田義柄篆當 上心嘗跨馬
命義操箠而從既弛勒義求犒予之千金一日命義跨馬 上自操箠
從之事訖亦索犒義知其指大有所愧

荒慘

萬曆丁已戊午山東洊饑人相食萊州市人肉慘不忍述有中州人兄
弟並無子來買妾或以姑嫂欺之夜宿兄得其姑以誠朴姑曰爾弟為
我嫂釜中羹矣兄未信揭示炕下之首駭而走訴縣官抵嫂罪撈姑以

行

崇禎庚辰秋山東河南山西畿南人食木皮至冬人相食辛巳江南北皆競棄子女售器具流殍塞路少婦不直千錢市餅餌甑袖之否則見奪斗米三錢杭州諸生某家三四人度不支買米肉雜以砒霜啖訖俱死

八品官貤封

八品官例不貤封萬歷末行人司行人吳伯玉請比五經博士例追封其母有旨止予章服著為令

分黨

萬歷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玉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始而常鎮人附之有崑山之黨則顧天峻及湘潭李騰芳蘇人附之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有宣城

之黨則湯賓尹而寍國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黨則鄒元標有關中之黨則馮從吾召同省人附之馮嘗督學山西則山陝合馮鄒入講學相善又江右山陝合也閩楚粤蜀遠不具論庚戌大計專右淮撫李三才庇東林而諸黨左矣時攻東林俱見罪四明至楚粤無一人臺省者天啟初東林獨盛起鄒元標而江右亦東林也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亦東林也福清葉向高歸德侯執躬東羅趨風天下咸奔走焉仕途捷徑非東林不靈波及諸生如復社幾社不一而足家馳人騖恐漢末標榜不是過也

熊廷弼王化貞

葉相國向高於萬厤癸丑主禮闈錄王化貞其撫遼也沾沾自喜適福清再召馳書勸駕謂大功指日待入朝為封拜地福清又夢如之故入朝專右化貞及事敗同熊廷弼論死

魏忠賢

魏忠賢少飲博無賴觸忿自閹猶為人行汲客某奇其貌資且　東宮使柄用客遊去其名姓無傳焉萬厤時宮祿不恆給　皇孫苦之諸閹戲曰　陛下萬歲　殿下亦萬歲吾輩待小官家登極鴻恩有河清耳而忠賢獨恭敬時進飲啖中其欲及　上即位寵任倒柄勢熖薰灼外廷謟附實繁有徒媒孽中宮則劉志選楊夢環羅織善類則曹欽程吳涪夫田吉許志吉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張體乾孫雲鶴楊寰谷應選魏廣微之首附盧承欽之刊黨籍潘汝楨之倡祠李承祚之進封其頌美不置薛鳳翔四十七疏郭允厚四十疏周應秋三十九疏餘不勝數也

閩人某善占字忠賢召之書有字對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問其故曰有字上半天也下為日月君臣之象今月食日幸有半天否則無天矣　曰

人書因字某心知其謬說曰國內幸賴斯人如無斯人國且空矣忠賢
色喜某旋遁

誤羅黨籍

有錄東林姓氏於魏忠賢遂因事羅織嘉興陳應元與馬金陵陳應元
以名氏同併罷

辛脫黨籍

天啟末陝西巡按莊祖誨遣奏差有媚祠之請奏差至京聞　上疾甚
意魏閹未可測疏不即上後忠賢敗免議湖廣巡撫慈谿姚宗文亦遣
奏差疏竟上頂黨落職按漢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
戶曹李郃言竇氏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勿與交通太守固遣
之郃請自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執陝西奏差暗與郃合矣

火逼尚書

總督倉場侍郎薛貞 以草場救焚頌魏忠賢遷刑部尚書時稱火逼尚書在刑部誣揚州知府劉鐸死之崇禎初追論貞死於本堂撻三十雖貞不足惜時謂其失體

劉詔 耿如杞 互詰

薊鎮祠魏忠賢參政耿如杞不跪詔懼譴求巡撫劉詔劾罷初非劉意也忠賢重論下法司崇禎初詔總督薊遼以乾沒軍料下獄如杞笑曰老先生何亦來此如杞釋後歷官巡撫大同己巳勒兵入援同總兵張鴻功潰於良鄉被糾下獄詔人笑曰老先生何又來此

孫尚書寒窗故人

武進孫文介宗伯 慎行 持行清峻門生某來爲巡臺留飯五簋巡臺欲起公曰少需之有寒窗故人相見巡臺意咨客坐俟之僅求面已設菽乳指田此吾寒窗故人也

周維持

璫熾時御史金壇周維持楹帖聖朝多樂事天意喜從人

鳳見

天啟二年禹州守莫　報鳳凰見於大隗山高可七尺事聞受賀當

問汝州人張彥清云是冬身其地則徽府太和王之莊雨雪鳥雀凍墜

無筭訛以為鳳

滕陽驛詩

天啟初壽州御史方震孺被逮題滕陽驛壁品兒一月纔三日懷裏呱

呱別乃翁若使長成能問父阿兒何北指悲風丙寅江陰御史李應昇

亦被逮過之題曰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為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悽切

處壁間俱是斷腸詩崇禎戊辰武進鄭嘉生復官備兵海上南還飯滕

陽見壁間方氏新題宛然而仲達詩湮去久矣因系以詩荒庭樹尤慘

霜碑有客巡簷淚獨垂碧血已酬忠孝志紗籠猶見死生岐六歌兒女
情偏至十族君臣義不移豈為姓名甘鼎鑊千秋迥遠自心知 又亡何
鄉人和詩一行已還淚為碑遺句何須粉壁垂好惡自從平旦合是非
偏向偶曹岐生驚市虎魂猶碎死快騎鯨性不移輦上若留男子氣寸
心應許夜臺知　題壁何知峴首碑淚痕今日尚雙垂忠良各抱心猶
石生死何妨路見岐明月有情窺戶入殘膏無焰帶燈移舊時遺跡無
尋處化作風雷未可知辛未仲夏鄭嘉生被上谷之命重憩此館詩存
名去旁有和詩二首名雖不留其人固可想見也續題日不為孤忠寄
口碑壁詩何幸數行垂三朝日月懸天上一念玄黃判路岐客路似名
驚易去人心 如宦拙難移荒郊控馬重題句佚爾還留野老知 按亡何
鄉人即武進張二無先生瑋

孫相國行遼

孫愷陽相國 承宗 行邊見城堡殘破輒罵熊經畧王巡撫棄師之非謂不能力守驅生靈數十萬死亂兵之下盡焚官私廬舍不顧其後也雖上疏請宥二人實非其意

陳明卿慰下獄

周蓼洲 順昌 周季侯 宗建 等下獄陳明卿慰之曰人生事業閉戶第一閉戶事業獄中第一公等莫如著易慎勿挫過

暹羅貢表

天啟丙寅二月廣東市舶提舉司唐尤中報懷遠驛暹羅入貢金葉表曰暹羅國王森烈帕臘照采倫帕臘陸悃西啞卒贊鴉普埃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譯書奏啟 大明皇帝陛下伏以聖明新登寶位萬國胥慶微臣經差使臣坤皮叭具沙等捧賫金葉表文方物詣闕慶賀外欽奉敕諭厚賜回還開讀拜受恭詣 聖躬祚社國治政平拜舞山呼無

任懽悍追思世沐恩寵自古及今地隔天涯心馳帝闕雖華夷兩地實同一國之忠也茲當貢期循例修貢謹差正貢使臣郎勃查緝副貢使臣坤加離顏那搽邁低鳌臣乃實填朴里辨事臣乃納撓通事臣曾漢等乘船一隻捧賚金葉表文裝載方物譯書用羅字五紙勘合從廣東省送詣闕下貢獻恭候萬福伏乞 聖鑒俯衷用伸臣子之職庶存懷遠之義並祈往來不斷使獲憐憫永久事竣乞早遣使回歸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以聞并開進 皇帝上品龍涎香一斤西洋速那密段四端采色鳥地雙面花幔二條采色藍地研光雙面花幔二條采色地柳條雙面幔二條采色花地鳥文研光雙面幔二條采色柳紅暗地花雙面幔二條西洋紅地鏽金綿毹帕二條象牙三百斤大小十一根胡椒三百斤藤黃三百斤速香三百斤降香三百斤白荳蔻三百斤大楓子三百斤烏木三百斤蘇木三千斤進 皇后上品龍

涎香八兩西洋遮那窣段二端采色紅地雙面花幔二條采色雙面暗花幔二條采色金身花幔二條象牙一百五十斤共六根胡椒一百五十斤蘇黃速香降香白荳蔻大楓子烏木各一百五十斤

按暹羅萬厤三十八年四十五年並入貢天啟元年入賀

安南

五月六日安南入貢補萬厤四十五年金香爐花瓶四副共重二百零九兩銀盤十六共重六百九十一兩沉香六十斤速香一百四十八斤降真香三十根白木香五十件黑線香八千株白色上絹二百匹犀角十二座象牙十二枝隨從二十一員陪臣三員阮進用杜克敬阮自強通事一員阮日仁行人四員黃文通范世和阮光啟阮世閎從人十三名補貢方物並如前隨從二十一名陪臣三員陳璋裴必勝阮瀨通事一員阮程行人四員黃茂才鄭械阮仁通阮智能從人十三名

三王之國

瑞王惠王桂王之國辭陵故事親王必肩上三擔陪陵時瑞惠相顧而詬桂王解之就封所經郡縣上供王及妃日各肉八十斤次妃及長子各六十斤餘妾及諸子各四十斤桂王阻風儀真審理嘉興沈德先入其舟見座設青布褥內監云宮中皆然凡袴皆布也親王亦如之並祖制

主簿寃縊

天啟丙寅八月嚴州主簿　於布政司領漆料千金為孝廉某某居間瓜分並雜費實領三百餘金度必自累遂縊死杭城海會寺中猶胸抱寃狀首列方伯康新民折兄百金事關當道以礙方伯不行

許志吉

歙縣許志吉故相文穆　國之孫蔭歷大理寺　寺副時籍富人吳養春

家奉旨召買黃山遺工部主事呂下問頗苛激變志吉自請往駐郡臺有司伏謁通判姜三極名叱之羅織巨室不避戚黨藏人切齒已事敗即訊欽令葉高標繼之前爲伏謁者志吉因服跽高標故下堂揖志吉老先生何至此每訊一事輒受朴人以爲快竟論死初志吉被黃山之命其夕文務墓坊自倒

登極天鳴

思宗皇帝登極日諸臣方呼拜忽天鳴竊心異之吳忠節麟徵云

戊辰首科

崇禎戊辰之首科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翰林院簡討汪偉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河南道監察御史王章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俱甲申殉難又兵部右侍郎劉之綸少詹事徐汧通政司使李夢辰翰林院編修胡守恆行人楊于楷山東按察僉事倪定推官李獻明遵化知縣徐澤

俱先後死事

東宮不利

帝王登極後中宮生子帝乙之紂宋文帝之劭並凶終我朝　孝宗之有　武帝識聖覆國及　思宗元子生日者俱謂其支干不利

問難

上初即位好問難如三物六德六行等儒臣猝不能對後稍厭薄之不復瑣瑣

沿進香內臣

上內坐聞香慾動偶語閹臣歎曰　皇光受誤多矣戒香不復進

逆案

逆案分創祠稱頌贊導爲冢宰長垣王永光亡何總憲曹于汴給諫許譽卿摘冢宰陰附忠賢罷其預議改命司寇喬允升時案成於閣部而

太史姚希孟實陰主之以得蒲州意也故蘇人無一玷者

徵盜

壬申先是秦盜跳豫晉間太倉吳駿公嘗與同年衛胥文論時事其人關中人也忽歎曰事出非常余何吾關中有人矣問其姓曰李時不省所謂異迄今思之果驗

僞巡臺

癸酉十月八日大名之長垣縣忽報按臺私行在北關店杜龍家典史倪時俊逆之公館時開州同知喻傳顯署縣事求示勅印頗張皇失措因收訊則滑縣齊文舉也年二十一策蹇專脅邏者後奏上寘罪

五經登第

洪武二十二年福建長樂縣黃文史廷實應貢庚午試南京五經題並作以違式取旨　太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批特置第一免

會試授戶部主事言事降撫州推官字民以愚而待屬過嚴陷謫漳州
衛卒
崇禎甲戌會試龍溪顏茂猷五經題並作分考官陳仁錫出闈特奏
上許其廷對第進士程錄另列其名於諸貢士前茂猷鄉舉在天啟甲
子亦全經　推官山陰祁彪佳異之言於主司獲薦巡按御史
為特奏一時傳異後人效之崇禎丙子萬年揭重熙魁順天江西
張奕　羅大猷己卯山東萊陽宋琬癸未進士嘉興譚貞良慈谿馮元
飈　丁丑南昌程元極五經乙榜求倣顏茂猷例特拔不許庚辰宗貢
朱皖欽以五經義求破格亦不許

館選

甲戌罷庶吉士乙亥選推官知縣入詞林丁丑專舉有司限甲科七人
乙科四人貢三人嘉善錢塞庵相國日自外吏入館止論足跡不問文

學月課齋拙謌字雜出兵

南揚謂節

兵部主事丹陽賀王盛劾烏程溫相國體仁庇其鄉人考官左庶子丁進擠南場黃美中論表番關模刀青山綠樹為關節輔臣妾部科核所出尚書李康先若搜覆上件音去荀子佹詩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又荀卿與春申君書復賦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青山綠樹見朱元晦心學詩

宸翰

戊寅六月御書楹帖賜揚州鹽督太監楊顯名陌上堯樽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私第臺上清霜凌草木軍中殺氣動旌旂公署毋對用璽

六穎遣官馳賜

己卯九月宴樞輔楊嗣昌於文華殿賜坐　上手觴者三袖出詩賜之

鹽梅今暫作干城大將威嚴細柳營一埽窳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

輔臣不給驛

己卯遂安方相國逢年召對不稱旨自免賜三十金不給驛

陳啟新

淮南陳啟新故書佐嘗一舉武科頗諳繪事游燕善大璫曹化淳等丙子上書特拜吏科給事中實無他才首蒙破格入省以後唯阿亂望淮撫朱大典榜其門海內一人癸未宅憂或追論其陰事下法司啟新走免不知所終啟新嘗奉使過南京時大司馬李邦華示禁某地內云如此窒礙難通矣啟新讀窒礙為窰礙及入京上言近京陵脈窰戶坎傷引李所示為據李疏辯時大笑之

御膳

上儉約御膳日費三百金

內閣秉燭

文淵閣內五楹中居元輔餘以次寓直如元輔罷次輔當代必旨有元輔字始遷坐閣員至六七人則割室中畫蓋牖不北晝亦秉燭故事午門前日照紅牌輔臣趨入閣入輒報報畢始發章奏

堂饌折價

輔臣會饌出光祿寺自宜興周相國延儒移庖始折價爲程移庖非甚雖細節以上偵之也

科抄

紅本下科發抄萬厤中疏多留內不付閣故先行科抄崇禎時禁之

何相國市德

香山何象岡吾騶次輔日直票擬時洩之親故而上嘗改擬則日某

洪

果為之哉　上自改也烏程恚其狀語何曰貴役不宜引入禁地何諱之烏程曰貴役傳遞多矣自是少戢

烏程長洲之隙

長洲文湛持相國　袁孟故善香山香山先相不諳與攻烏程極攻所累不以示也長洲積譽入相禮之加等長洲語人曰人多短烏程乃護抑如此初召對問陝督猶承疇何如嘉善錢相國曰承疇臣同年也任事勞苦此其所長若鼓足哉非其才　上作色曰人俱說位好香山匹力稱之長洲言操江都御史之極意欲薦其姻福建右轄申紹芳也以語德州謝太宰　陞謝曰果用申青門老先生當稱治生蓋蘇松常鎮為下江長洲謝不敢既推申河南右轄未赴意覬齊燕太宰糾之中遂成工科都給事中許譽卿資深祿淺推南京太常寺少卿長洲囑香山票旨用人何論南北　上責改擬會太宰引疾勉留長洲語太宰曰欲成老

先生高尚奈許霞城相詆意蓋脅之太宰知其指曰我大臣出處乃操自庶僚耶因糾鞏卿而長洲欲右之烏程曰太宰參之力長洲求罰俸烏程曰安有太宰所參僅罰俸者長洲作色而去遂擬降級　上不許烏程擬削籍曉坐會閱長洲艴然曰削籍未嘗不好其所票某項錢糧疏烏程勸改擬長洲勉應之改訖御筆四坐駁諭烏程冀朔揭奏曰朝廷所以臨下賞罰而已若所云科道削籍科道之榮是賞不足勸罰不足懲以股肱心膂之臣而為此蔑禮悖常之語臣實不知其解也　上怒並罷香山長洲

袁崇煥

袁崇煥備兵寧遠值福相孫承宗恭倫閱孫方被論乞骸崇煥曰相公果欲去某願捐三千金助輝文孫笑曰若然幸為居重不肯去從經略此俞仗君安性而足下代其巡撫俞亦不久又足下經略矣未知巡

撫又何人崇煥曰有劉詔從俱如孫所料而崇煥輕脫可見嘗於演武
場較閱忽自起舞防衛中礙
己巳四月崇煥遣把總吳 某千總陳某使建州以故逸人方君達來報
二十四日陰謀款虜通賞且佯輸彼情約殺島帥毛文龍許之又告餞
遂令都司蔣文舉開糴於高臺堡名賑熟夷也還僭始竭彝用都司吳
先計搞單橋殺文龍
庚午十一月籍没袁崇煥家妻阮氏女三歲六歲從子兆斷使女四人
蒼頭八人婢三人書籍財物十六箱搶二馬　俱解京

鄭鄤

庶常武進鄭鄤大學士吳宗達之甥侍天啟中建言蔑視其舅吳罷 相
抵舍是日鄤徼裝北上補官不一晤吳恚甚揭其短於烏程未發也文
文起入相以同年薦之烏程曰詞林自有故事萬曆乙丑庶常蔣恬菴

孟育紱養及起家猶同後輩課館且欲外轉周碼齋汝砺謂以齒屈得留今鄭庶常不得違例也文起曰鄭嘗建言與蔣恬庵不同亡何嘉善錢相國士升及唐總憲世濟各懇烏程許其題補一日文起語烏程曰老先生不用鄭庶常彼善作文者烏程意沮會許譽卿事敗文起忿曰一霞城敗行有虧霞城起者烏程聞之草揭示嘉善同僉名時緇川張至發其直不之及嘉善曰既不能薦而又賣之人其謂我何烏程揭上立下鄭獄論殊死烏程初無意陷鄭鄭榮由吳氏而文起激之也

萬仞宮牆

濰縣張四知相國里門題萬仞宮牆時人嗤之

稅監

文文起入相數日撤稅監自　上獨斷長洲掠其德己文選郎呂大器奏臣前止稅監今蒙採納閣臣見之謂選郎貫響長洲曰此好事何難

認也

詞林題補

詞林在籍先注官後赴南海陳子壯以　家居遠入京烏程異之烏程雖陰收練習朝典人不能給而　上苛嚴細故票擬改至再四不尤同列遲疑烏程徐日或疏末失填小日耳按之果然雖失填小日　上終不自明必閣臣察之

周延儒

宜興入相恃才輒午睡足徐起閱章奏應手票旨時閣臣善於啟事稱武進宜興何如寵

吏部擬各官罰俸幾月兵工部擬各官吏賞幾十幾兩俱閣臣填數烏程獨不填聽　上裁定不市恩怨　上益任之

宜興先論罷以嘗言朝廷為義皇上人因力辯引去及再相或言　聖

性嚴駁宜興笑曰　上易與也何過慮爲蓋宜興潛通宮府得其關捩故有義皇上人之說晚益黷貨文武大臣賜謚擬旨還與他謚嘗誇曰吾筆底一字千金蓋入賂四千金也

六曹章奏

六曹章奏係科臣職掌恭駁近盧文塞責於大字多畧

磨碑

西山碧雲寺魏忠賢重修天啟三年少師福清葉向高撰記禮部尚書會稽錢象坤篆額今碑磨去錢象坤名氏意作相時事也福清記中順稱許魏氏

内臣帶

内臣帶止犀玉無金銀花素之別崇禎辛巳始依品自花金以至素銀衣自斗牛飛魚以至各色異獸

揭長安門

己卯庚辰間或揭長安門曰督撫連車載京堂上手呈好官昏夜考美
關袖中商

泄旨罷相

巴縣王相國應熊被論命未下遣孫暠指連鎮韓　上怒其餘於是中
書舍人劉天錫等以泄旨伏罪相國坐免

朱萬年

萊州守朱萬年力拒敵兵不遺餘策以登撫謝璉主招降脅之出城遇
害是日婦生子人皆哀其烈而幸其嗣也

佑聖觀閙物

庚辰閏正月先是山東巡撫上虞李懋芳憂去願繼祖代饋論其侵耳
坐遠懋芳在道緹騎先候於杭州議閙物於藩司右轄黃鳴俊曰某宜

河南寫帖間自臬司重在刑名也二司互執竟閒讀佑聖觀

遇周謀

是月仙居知縣遇周謀以遁路長安亭處被遠夜宿杭州菩提寺仰藥死寒士叨一第寄百里之命欲速化梯進身且不保孤燈冷壁婦孺長隔亦足戒矣

生日移賀

思廟萬厤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生適嫡母　孝和貞皇后忌日也崇禎元年萬壽節免賀明年屆期輔臣知其指請移二十四日從之按庚戌十二月甲午立春故崇命之辰作辛亥節氣

金史太宗歲本月七日以同皇考忌日改用十七日

鄭以偉

上饒鄭相國連以經術第不諳吏事票擬間用古字往往失裁宜興時

規之終不解也臨槧矜持數四塗易兼才之難如此嘗命改槧槧命例綴進誤毀之被詰先以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刻其詩六曰藝苑張仲師喻短也張仲師長六二寸見論衡嗣刻山上山稿蓋古詩山上復有山離合文出字也自為序又作隱語詩曰自笑此來懷口口從前一誤是山山惟貪幾度百姓眼何補相聯兩月彎又刻畫壺集畫壺者小兒所吹不按腔調人刻杜吟杜之為言謔也

貢士騎射

己卯始命巡按御史同鄉試主司閱貢士騎射具文耳後終不行

鹺司新例

轉運積輕夷於郡守如吾浙按察司水利道宴客則鹺司辦具沿為故事壬申轉運使楊選然革之已奉勅禮同藩臬勅至日藩臬不往方伯猶狃舊不下堂楊勉隨郡守之右關中張繼孟自御史左遷始得亞二

司己卯鄉試錄序列御轉運使右參政張繼孟及太監崔璘至繼孟仍詘膝二司則否

黃道周

黃石齋先生在詞林凡題講官經筵官纂修官及東宮講官或資俸在其前後皆用獨遺黃蓋輔臣懼其近　上敎奏也最後推東宮講官又不之及項煜楊廷麟俱相讓輔臣以道周所陳臣不如鄭鄤為解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廷麟折之曰孔子聖人也自謂辭命不如宰予管仲賢人也自謂不如開方天下後世未聞孔子以此貶聖管仲以此損賢云云

丁丑華亭陳子龍出石中尤黃先生門布素進謁先生曰僕本寒祚布素宜也若世閥常服羅綺改而布素又失常矣正不必也先生坐事放歸子龍迎高郵舟中袖出五十金先生擲之曰吾窮宦奈何驟污我包

長明記

黃先生送吳駿公祭酒之南京以本鄉涂監生託之不言其名吳抵任聞石齋廷杖下獄因閣籍則監生涂仲吉累閣人也呂問道之北行遺二十金為橐饘仲吉竟自疏救併下獄拷供七人主使楊廷麟王維等幸不及吳祭酒

張春

庚午三月永平道參政同州張春出關陷穹廬中誤聞殉難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居亡何春從塞外求款始追削春妾　氏年二十一自經官舍春愧其妾多矣蓋洪承疇之前茅也按宋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降契丹授戶部使繼忠言南北通好之利契丹主然之後遣達臣書張春風斯下矣

詞林之壞

嘉善錢相國塞庵曰自來坊局與政府相通聞遞坊局等咨訪時務人才因驗其人之賢否崇禎間詞林輒趨臺省來利窺閣反攻中堂而與政府隔矣上者傲逐詩酒略於典故一旦臨事遂無其料吾待罪政府見士大夫朝房非上書求温旨則代人懇致多遺除之事並無俠人議敍奇策雖開平津之閣何益此國家所以大壞也

詔勅體貴簡重冠冕天啟間忽敎門閥尚織繡綺命褒吳倪鴻寶好脉麗競於雕蟲王覺斯専做大誥浮摩不切許石門輩偕蓄既薄趨其下風又無論也烏程嘗讀之蹙額令刪改致忤大知制誥閣臣職也詞林於慎不其甚乎

館陶令金城

壬午北兵深入館陶令晉綿元其姻孝廉某自關中來道被掠儀觀甚偉厲聲曰吾非庸庸者不令我見主帥乎如吾見也者會當立效相報

及見主帥曰我關西男子不與俗伍姻家館陶令以舌下之馬騾金帛隨所欲耳主帥信之以騎往孝廉求與昇壘城下約停車容入說之入即助守曲盡方略蓋孝廉倜儻足以紿敵也

分票

嘉靖以來票擬顓首揆餘旁睨而已萬厤之季疏多留中福清葉向高德清方從哲相繼首揆當關坐終日福清曰安得票一疏全我體乎天啟閒事繁福清及蒲州韓爌閒送次輔票一二宜興始分票計疏若干析以為常晨入夕出拮据不遑閣例不宿火申刻散班崇禎初遂燃蠟更餘堂吏猶循故事高呼申時也錢塞菴詩深宮衡石程章奏綸閣推敲費論思子夜漏深纔退食門官猶報是申時

熹宗實錄

纂修實錄各分屬翰坊局藁具送閣臣總裁又分歲月刪定彙而上之

熹宗御歷七年論質錄終歲事耳史官雖分任乞假奉使淹期不至或竟置之罔聞閣臣亦不以為意嘉善錢相國嘗總裁二年有奇云同官互秘不相往復也至崇禎十　年始竣

講臣

經筵對御案設几列講章其上講官易為口日講從御案旁數陳即自撰講章或至失記蓋講章先期呈閣臣閱定中書舍人錄置御前往時講官第闡本義末規數言不緊引也崇禎時好衍時事輒千百言如豫章禮部右侍郎羅喻義講尚書　布昭聖武注引國朝三大營志烏程晏刪之不受怍去羅喻義祭酒時監生請祠逆璫批准具呈遂被改始攻之錢塞庵日講官致規不過篇末今累牘連章烏程坐是與詞林不協予所見講官文湛持倪鴻寶學問該洽聲容閑雅真具選也姚孟嘗次之姜箴勝有儀度其學不逮姜燕及氣粗許石門語冗

堂婆

太監張彝憲監户工二部並座堂上時稱堂公堂婆

御史改武

監察御史張任學巡按河南求擊賊自效改總兵官先是余應桂按楚起巡撫張觀之既改階郡守節推通判始愧悔後遂延自免

盧象升

己卯盧象升總督敗没鎮璫懼罪陰言其不死命遣校偵之以實聞下校獄酷拷不承而死垂死拜獄神曰某不枉盧總督雖死不憾

德府窖金

己卯正月濟南破德王由樞陷於 得牡丹下窖金壬午十二月兖州破魯王以派死之得石榴下窖金二即最薄矧秦楚襄福周蜀之富乎

周士樸

寇陷歸德執周尚書士樸責數之答以布袍革履不預外事曰亦知舍人之恃勢肆虐乎辭以不聞曰爾歷金十三窖何來不能答被磔

謝秉謙

華亭謝秉謙本起廁養登第歷御史巡按陝西婪虐戊寅還十二月北上會被論至齊河見逮過濟南陷於朔騎同宦校遇害蓋舍人施晉所供也怨家揚尚能擊登聞鼓訴其逃匿下撫按輯之不得按濟南之變頗多逋吏提學副使錢塘翁鴻業易隸服而逃被執以衷服織綺謂職官也力詳之數日有蒼頭見其眾中運木戒蒼頭勿言役不知所往其家佯發喪丙戌歸家死於舍推官平湖陸檠亦逃弟棨微知之往問揚州善慶庵僧德宗德宗曰遯十二年當還迄無耗則委骸風露也

和杖

崇禎中盜值官兵目語曰今日打和杖乎打真杖乎官兵畏之曰和杖

遂遺金帛餉我遣冑從報級

左良玉

壬午十二月張獻忠再陷襄陽平賊將軍左良玉走漢口居民竄盡貽王憲副揚基書求駐武昌會城就餉扼要士民疑懼王信之趣江迎勞許屯金沙洲候餉撥送之竟先期渡江軍城外肆劫王歸其孥至陽邏口被掠訴良玉大索得之一時駭亂人不自保賀相國逢聖訪良玉問此來奉旨乎曰否相國曰將軍扼要宜先護 顯陵而省會次之曰即上閉關命我曰今寇在江北而兵江南何耶曰漢上逃竄無可食相國曰駐省會幾何日曰養銳待戰及正旦相國往叩不納排闥一見而去

蕪湖兵擾

癸未春左良玉在武昌遣副將王允成勤王自九江安慶而下恣掠流言叛兵留京藉藉南樞熊明遇亦不辨第令都督孫必進以三千人往

至蕪湖知非寇也江盛令楊文驄以熊氏年家子隶西征許題補職方郎文驄即部衔視師欲蕪湖令夏繼虞詘脇不受繳兵奴掠時留京戚嚴請明節聚寶門啟二十刻遂閉游人爭入蹂死四人蔣子文廟降神言此地亡恙果獲安

女悌

左良玉自武昌東歷池州道剽土人奔避斤肉直銀二錢隻雞三十錢墟市空竭所掠婦女二三萬左偶聞之欲搜集部卒懼頃刻推婦女江中屍浮及於揚州良玉日跋扈人心憂疑故都督陳洪範曰左崑山不能約束其眾蓋有三懼懼流寇難滅懼部卒二心懼嚴旨不測

蘆溝城

崇禎戊寅二月城蘆溝橋南門曰順治北門曰永昌甲申西應其兆

甲申正月賊陷潞安瀋世子　年十六逃外氏被執偽將同飯屆吹

其衣見幼所佩大金錢爲大順永昌也

內臣兆煌

予生不識蝻己卯六月三日太監崔覲裁兩浙錢糧鹽法抵杭州煌始見仰空點點人皆異之明年滋蔓接畛盈疇能浮河港

箕書

戊寅十二月十七日　上召箕仙立帝降書曰大數九九氣運遷漢水河邊渭水河邊授秦入楚闖幽燕寇過數番單過數番搶奪公卿入長安單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弃長安家家皇天人人皇天大水壓入燕地烈火焚殘秦川流寇不久即死紅眉又將發煙牛頭下走是荒年猛虎咬兎父母妻子相拋閃家家命運在天天上又問箕答云等閒不管閒事從朝將相面前獨我寫得明白　聖上只得耐煩

悼靈王

皇五子慈煥薨時預言貴妃田氏及乘輿不利　上痛甚自褫於奉先殿已追封悼王謚曰靈

逆榜

禁金銀酒器

癸未冬禁金銀酒器袨服南都公宴列銀爵或欲徹之總憲張藐山先生曰第安之非大臣此器更誰用乎尚書高硜齋深服其言

館課

甲申三月望寇且至是日庶常謂必罷課姑往候命首輔魏藻德以制不可發出文章可聞性道不可聞解

元旦受朝

甲申元旦受朝羣臣成禮而退 上南向一拱前此未有也

孝陵夜哭

甲申三月十三日 孝陵夜哭都人喧傳張藐山先生聞之歎曰雖訛言亦其應也往鍾山佳氣鬱葱勃萃朝夕殊狀父老謂今日減色

先帝改謚

先是張藐山總憲同予私擬 先帝尊謚予擬 烈宗總憲善之即擬烈宗敏皇帝以語高相國輩僉曰烈宗斷不可易相國曰堯典欽明文思獨思字未謚以謚 先帝何如各稱善居亡何宗伯顧錫疇奏擬乾